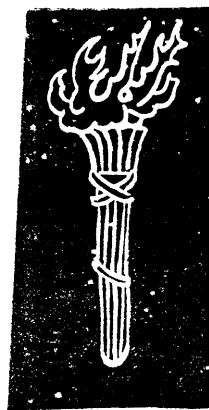


蕉風



本期要目

- | | |
|------------|-----|
| 伍爾芙夫人 (論文) | 林音 |
| 傳統 (小說) | 梁羽 |
| 黃昏散記 (散文) | 舒子 |
| 無弦琴 (小說) | 黃崖 |
| 觀摩大會 (散文) | 張光 |
| 清明節 (小說) | 孟瑤 |
| 談批評意見 (論文) | 丁世文 |
| 吹簫者 (詩) | 李季豪 |
| 戲稿 (小說) | 原上草 |
| 雜語 (三篇) | 張子深 |



105



編者的話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這一期，我們向各位介紹的現代小說家是伍爾芙夫人。林音的「伍爾芙夫人」一文寫得簡潔有力，在短短的四千字中，作者把伍爾芙夫人的思想、著作、創作方法都作了明晰的介紹。伍爾芙夫人的作品是難譯的，「遺產」這篇小說，翻譯者確是費了很大的心力，希望大家能好好的讀它。在這裏，順便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有幾位女作家已答應經常為我們翻譯伍爾芙夫人和曼殊斐兒的名作。

最近，有些詩作者來信，建議本刊多登一些詩作。編者對新詩並無偏見，但却不能不視擺在眼前的事實。我們收到的來稿，最多的昞新詩，這昞事實；可是，平均水準最差的也昞新詩，這又昞事實。本刊自一〇三期起，已決定今後選稿寧「精」不「濫」；除非新詩來稿能普遍提高水準，否則，我們無法以大量篇幅來刊登詩作。

「南島集」的作者靜子女士第一次為我們寫稿，這一篇「黃昏散記」，洋溢着真摯的情感，當能令讀者喜愛。本期刊出的另一篇散文「觀摩大會」，寫來簡潔、輕鬆、有趣，是一篇很好的記敘文。

小說方面，本期選刊的幾篇都各有長處。「傳統」充滿了人情味和鄉土氣味；「無弦琴」是一個新的嘗試，作者運用了目前歐美最流行的短篇小說寫法，無論在佈局上、在表現手法上，都給人以清新的感覺；「清明節」的作者是個頗負盛名的女作家，作者善於刻劃性格和描寫心理；「栽培」的題材雖平淡，但作者寫來却不乏味。

上個月，有一份刊物，登載了一篇談及「星星、月亮、太陽」的文章，作者給「星」書扣了一頂「黃色」的帽子；本刊於一周內收到了十來篇為「星」書辯護的文章，來稿都十分激憤，其中有一篇說：「星馬辦小報的總愛攻擊別家的日報，藉此以引起讀者注意和提高自己的身價；該刊刊登此文，用意也在此吧！」有人又認為該刊發表此文另有目的。現在，我們特選出其中語氣比較溫和、態度比較客觀的一篇，以反映本邦一些讀者對「星」書的看法。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清明節 (小說)..... 孟 璠 (13)
伍爾芙夫人 (論文)..... 林 音 (3)	赤道的春天 (散文)..... 李旺開 (15)
傳統 (小說)..... 梁 園 (5)	談文藝批評的態度——「星星、月亮、太陽」 是黃色的嗎？ (論文)..... 丁星文 (16)
吉芙道上 (詩)..... 林 蕙 (6)	遺產 (小說)..... 張曼儀譯 (18)
在落花飄香的果樹下 (詩)..... 艾 草 (6)	火盜 (詩)..... 白 堯 (20)
三月的雨 (詩)..... 徐 虹 (6)	悲劇年代 (詩)..... 周 喚 (20)
戀 (詩)..... 宥 恆 (6)	栽培 (小說)..... 原上草 (21)
黃昏散記 (散文)..... 靜 子 (7)	吹簫者 (詩)..... 覃子豪 (23)
無弦琴 (小說)..... 黃 崖 (8)	黃昏 (詩)..... 黑三雪 (23)
觀摩大會 (散文)..... 張 兆 (11)	

附中篇文叢一冊

雁 語 張子深

伍爾芙夫人

林音

設若有人提起：「誰是現代最有地位的女作家？」他將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伍爾芙夫人。」我敢相信，這個答案是不會引人爭論或反對的，因為，伍爾芙夫人確已在讀者羣中、作家中、文學批評家中建立了穩固的地位。有些權威批評家說，就算是過了一百年、二百年後，伍爾芙夫人的名字仍將為愛好文學者所注意，人們不但將在文學史上讀到她的名字，而且，還會認真地去研讀她的著作。

吳爾芙夫人 (Virginia Woolf) 於一八八二年生於英國，她在家中的豐富藏書中和父親的教誨下，渡過其童年；她的父親列西麗·史蒂芬爵士 (Sir Leslie Stephen) 是當時英國的著名學者，他常與十九世紀的著名作家史蒂文生和哈代來往，而這兩位作家也多少給童年的吳爾芙夫人帶來若干影響。一九一二年，她與工黨領袖李安納特，吳爾芙 (Leonard Woolf) 結婚，他們於婚後創辦一間 Hogarth 出版社，印行不少無名作家的作品，現代名詩人艾略特，名小說家福斯特……等都曾在該社出版過初期的著作。

吳爾芙夫人的第一本作品是「航行」(The Voyage Out)，出版於一九一五年，這是一本採用傳統形式的長篇小說，但，我仍可從其中看出吳爾芙夫人所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性，她在這本小說中，十分努力地探索人物的氣質的奧秘；她在全書的氣氛處理方面也很賣力，在許多地方，我們可以見到，她把人物的內心情感和外界景物混成一片，把主觀變成客觀的一部份；這種近乎「詩」的寫法，在後來的吳爾芙夫人的作品中大大的加以發揮。所以，「航行」雖是吳爾芙夫人用傳統方法撰寫的小說，但它和她的後來作品是一線相連的。而在這本書中，我們也看到了吳爾芙

夫人的人生觀，書中有這麼一段：「你可曾記得舞會後的那天早晨嗎？」他問道：「我們坐在這兒，你在講廢話，麗芝堆起一小堆石塊，而我呢？一剎間領悟了整個人生的意義。」他頓了一頓，兩唇緊緊鼓起。「愛情，」他說：「這好像說明了一切。所以，大體上，我樂於見到你們結婚。」……後來，麗芝死了，作者描寫她的心愛人兒泰倫比坐在她的床邊；他愈坐愈久，愈感到侵入他靈魂每個角落的寧靜。一度他屏息聽她仍在呼吸；他繼續想了一會兒，他們好像在一塊兒沉思；他又好像覺到麗芝，和他自己；然後，他又聆聽，不，她已停止呼吸，這是幸福——完美的幸福。他們總算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生時永不得的結合。他不知道自己只是想到這句話，還是大聲說出：「世界上沒有人比我倆更快樂，世界上永沒有人像我倆那般愛過。」……是的，在吳爾芙夫人的感覺性 (Sensibility) 的世界中，只存在着兩個事實：一是愛，另一是死。這種對人生的看法，早在「航行」中已表露無遺。

「晝與夜」(Night and Day) 是吳爾芙夫人的第二本小說，在這本書中，她努力遵循傳統的小說作法，精細地交織着浪漫的愛情故事，但，缺乏真實感，寫得並不成功。許多人由於這本書在藝術上缺乏價值，而認為它在吳爾芙夫人的著作中並不重要，這是錯誤的。其實，「晝與夜」在吳爾芙夫人的著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因為，由於這本書的失敗，吳爾芙夫人才深深的覺得自己的個人觀念是不能符合傳統的小說條件，於是，她才痛下決心，澈底摒棄一切舊的傳統，而努力探求新的寫作方法和形式。吳爾芙夫人開始從詹姆斯·喬叟，陶樂賽·李察德遜，和梅·辛克萊那兒吸收了新的小說寫作方法，此外，她又努力於創作新的小說形式。

在一九一九發表的兩篇素描「倫敦植物園」(Kew Gardens)和「牆上的印迹」(The mark on the wall)以及「星期一或星期二」(Monday or Tuesday)這本素描集中，吳爾芙夫人已在不斷地擺脫舊的傳統，並致力於建立新的傳統。到了一九二二年，長篇小說「雅各之室」(Jacob's room)出版了，在這本書裡，吳爾芙夫人大規模地進行她的新嘗試。「雅各之室」是吳爾芙夫人寫作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它引起了文壇的注意，同時，也確定了她在文壇的地位。在這本書中，作者記敘雅各到海濱去，到劍橋去，到希臘去，在結構上，它是依先後次序排列的，與一般的小說並無不同，但在實質上，卻就大大的不同了。作者寫了許多事物，都是不與書中人物的性格有什麼關係，而是與人物的感覺發生關係。人物只對經驗，透過感覺而生反應，卻都沒有採取直接的行動。許多書中人物的感覺是用「喻象」來表現，而有些「喻象」在書中會重複出現數次，使人有些混亂的感覺，不過，如果我們細心看去，便會覺得書中一切人物的感覺前後是一致的。當死亡使主角的感覺不再反應時，本書也就結束了。結局時，主角的母親拿着一雙舊鞋，叫道：「我要怎樣處理這些東西呢？」這句話勾引起我們無限的哀感。這些人批評這本書枯燥無味，有些人却認為它是十分動人的，但，不管如何，我們敢斷言，它不是吳爾芙夫人的最成功作品。

一九二五年，吳爾芙夫人出版了第二部意識流長篇小說「達洛威夫人」(Mrs. Dalloway)。一九二七年出版的「燈塔」(To the Lighthouse)應該算是吳爾芙夫人的最成功作品。這本書因為有「燈塔」作為中心，並以「到燈塔去！」作為一切趨向的目標，所以，讀者讀來，覺得全書並不凌亂。而且，在本書中，作者更明顯地把她的思想和對人生意義的看法抒寫出來：

人生的意義是甚麼呢？僅此而已，問題簡單；這個問題却年復一年，一直咄咄逼人。大啓示從未會有，也許永遠不會來。不過，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許多小奇蹟闡釋生活的意義，在黑夜中擦亮的火柴光，這就是其中之一，……

她想直接走過去，對他說：「卡密凱先生。」然後，他就會和往常一樣，和藹地舉目相望，綠眼睛朦朧地。但是，只有當人們知道要對別人說些甚麼時，才能把別人喚醒。而她並非想講一件事，是想著甚麼就都講了出來。肢解思想和片言隻字是不能表達甚麼的。「關於人生，關於死亡；關於蘭賽夫人。」——不，她想，我們就任誰也不能講甚麼。緊急的時候，往往言不得體……噢，蘭賽夫人呀！她心裏喊出來……突然，空洞的客廳台階，椅子內的褶邊，在陽台上滾滾來去的哈巴狗，花

園裏的風風雨雨都變成一堆曲線和支蔓的花紋，在完全空虛的中心四圍迴旋。……

一九二八年面世的「奧蘭多，一本傳記」(Orlando, A Biography)是一本幻想文，在這本書中，吳爾芙夫人大大表現她的天才，此書雖然怪誕，而且笑料甚多，但，它是高雅的，仍保持着若干的嚴肅。吳爾芙夫人是愛好自由的，她向來有一個願望，對他人說話要把全部的話說出來，在這本書中，她達到了她的夙願，同時，也讓讀者們欣賞到許多用舊傳統寫作方法無法表現出來的奇特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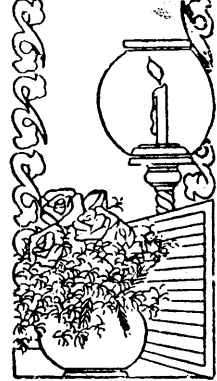
「波浪」是吳爾芙夫人的另一本重要長篇小說，它是於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在這本小說中，吳爾芙夫人又像寫作初期一樣，應用透過腦中顯現的喻象來表現書中的人物，又以這些喻象與外界的永恆象徵作對照。海上波浪的一起一伏，都與書中六個人物生命中的某一個時期相對比相呼應，到「波浪在岸邊擊破時」，全書也就宣告結束。本書的主題，可從書中一個人物在書末的一段獨白中看出，他說：「讓我們再假裝把生活視為一個結實的實體具有球形的形態，可以讓我們把它握在手裏旋轉。讓我們假裝能夠想出一個平易近人和合乎邏輯的故事。以我們把一件事物（譬如愛情）處理完畢以後，可以繼續依次辦理下一件事物。我剛才說那兒有一棵柳樹，它有許多下垂的枝條，它皺痕起伏和扭曲盤結的樹皮就好像是在我們幻覺的外面但不能使它們留住的东西，暫時被它們改變了，但是仍然保持穩定和靜止，以我們的生活所缺乏的冷酷。因此，它給予評論，它提供標準，為什麼當我們流動變化時，它們却似乎在乎衡量。」

吳爾芙夫人不但在小說方面有相當的成就，她的批評論文也很受人注重，她的論文是「尊重各派思潮，特具欣賞過去文化潛力的慧眼，敏於知覺，折理明晰，周身發射着十八世紀清冽乾燥的亮光。」她的著名批評論文有「班奈特先生與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普通讀者二卷」(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以及「一間白日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五十九歲的吳爾芙夫人突然投河自殺，自殺的原因傳說有二：一，因不堪二次世界大戰的精神威脅；二，以往的精神崩潰症復發。不管如何，她的死，是現代文壇的極大損失。

要想以短短的篇幅來評介吳爾芙夫人，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筆者深深的希望讀者們能因這篇短文，而對吳爾芙夫人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開始去探索她遺留給我們的豐富的著作。吳爾芙夫人的著作是一條美麗的彩虹橫越在現代文壇上，願大家共同去欣賞吧！

傳統



梁園

太陽勞動了一天，快要翻過山後休息。倦鳥早已回巢去：斑鳩在高脚椰樹「咕咕」地叫，麻雀在草叢中「吱吱」地吵，小灌木叢上的喜鵲們「吱喳、喳喳……」各自打開話匣子，閒話家常，敘談一天的勞苦。過後，羊兒、牛兒、荷鋤赤連的農夫也回去了。……

大家都要回去，回去自己的家。

「家！」莫哈末忽然自言自語說道：「是的，現在我正要回去我的家！」想到了家，他面上露出一絲痛苦與快樂的笑容。

痛苦的是：十二年離別，變現死去，弟弟遠洋經商、妹妹出嫁外邦，除了祖父一人外，家中已找不到第二個親人。

快樂的是：走遍了天涯海角，經歷了苦難磨折，終於回到了家。雖然亞答破舊、牆壁穿洞、田園荒蕪，然而泥土裡却藏着童年的溫馨、愉快的回憶，深深的感情緊緊地纏住游子的心；更有哪，夢中的愛人美達，又可以重新見面，她瘦了嗎？她嫁了人嗎？這些他都要急於知道的。兩旁是四方方的稻田，此刻農人正在翻土，準備春耕。上面是滂薄的污水，到處聽到「閤閤」的蛙聲，想起和弟弟捉青蛙的趣事，他不禁笑了。

「就在這塊地方！就在這塊地方！」他望着前面蘆葦叢生的荒田說着。

「誰在說話？」忽然在蘆葦叢中，傳出一陣溫柔尖銳的聲音，打破黃昏的靜寂。

「你是誰？」

「你又是誰？」

「出來？」

「不出來！」

「你不出來，我要用石頭擲你了！」莫哈末伏下身子，拾起幾粒石子。

「好吧！我出來就是了。」

草叢中忽然鑽出一個少女來。她衣服溼透，曲線玲瓏，圓圓的臉蛋，火紅的雙頰，兩顆熱情的眸子睜睜地望著陌生人。

「這是我的田，你在這裡甚麼？」莫哈末嚇唬她道。

「這是你的田？那麼你一定莫哈末大哥了，我是賽敦，是美達的妹妹！」

「啊，原來是賽敦妹，告訴我，美達姐姐好嗎？」

「姐姐死了！」

「你姐姐死了？怎麼死的？快說！」

美達和他最要好，自小一起長大，一起玩耍；一齊跳過浪浪舞、一齊唱過班頓，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不知美達了多少男女呢！美達曾經和自己私定終身大事：非她不娶，不嫁非他。自日本鬼子一來，自己被迫去當死亡鐵路的奴工，便失掉了和美達的聯絡。

「姐姐自你去後，便終日流淚，不思飲食，因為媽媽要把她嫁給哈志拉曼做第三位妻子。本來媽媽不願意的，可是那時媽生病很重，沒有錢醫病，便把姐姐嫁給拉曼，換取一筆錢來。姐姐嫁到拉曼家以後，遭受大婆二婆的打罵，後來拉

曼又娶了一位妻子，便把姐姐拋棄了。那時媽媽已經死去，姐姐爲了養我，她去當妓女！」說到這裡，賽敦情不自禁哭了起來。

「她怎樣死的！」莫哈末顫抖地問。

「他聽到你要回來，就投水自殺了。」

「……」他有點站不住，想暈了過去，實在捱不住這樣的打擊。

良久，賽敦拿起漁籠，催促他道：「走吧！時候不早了。」

經過一排荒蕪的田地，到了家。

祖父白髮滿頭，坐在門前椰樹下乘涼，看見莫哈末回來，一句話都不說，只是上下打量着他，帶點詫異的眼光和神情。

「祖父，我回來了。」他走上前去，在祖父枯焦的手背上一吻。

「回來了，好。」祖父簡短地說完這句話，伸出枯瘦的雙手撫摸着他的頭上，彷彿想知道他腦子裡有甚麼改變。

過了一會，祖父拿起手杖，帶着他進去。費了十五分鐘，祖父才摸索到火柴，把桌上的煤油燈點亮了。廳子裡一切都沒有變，於是他注意到牆壁上掛着的相片。

這是一幅全家福的相片，遠在十五年前拍照的。祖父坐着，背後站着父母親，左旁是自己，右邊是弟弟，母親手裡抱着妹妹。現在呢？六個人之中，變現死了，弟弟在爪哇經商，妹妹隨丈夫到蘇門答臘去，只有自己和祖父留在馬來亞。在這間屋子裡，只剩下他和祖父兩人而已。

「末，你不要走吧！這裡的田都荒蕪了，沒有人去耕種，白白空在那裡可惜。我老了，不能斷守下去了，從明天起，你替我去管吧！」老人再三叮囑道。

過後，老人從廚房裡拿出一碗飯、一碟菜、一碗咖喱，幾條甜薯給他吃。

「你在城市吃慣大魚大肉，這點點菜暫且吃下去吧！明天我殺隻雞給你下飯，現在我老了，

看不見東西，所以不能殺雞。」老人說完便咳嗽起來，彎着背，走去躺在竹榻上吸「尼巴」煙。莫哈末無聲吃完了，老人爭着替他洗碗，說道：「今天你是客人，明天你做我的孫子吧！」洗好了碗，又替他整理床鋪，吩咐他早睡。祖父是習慣早睡的，一會兒便睡着了。莫哈末怎麼也睡不着。他想着死去的變親，遠洋的弟妹，以及死去的愛人……心裡有着太多的感慨。

「如果美達沒有嫁人、沒有死去，我一定留在這裡！可是，她墓木已拱，田園荒蕪，貧窮悲傷的甘榜，又什麼值得留戀呢？」

於是輕輕地爬起來，換上了衣服，推開門出去。

他忽然發現牛欄裡有一把火，照着一個少女，她手裡正忙着拿着草餵牛吃。赫然是賽敦，美達唯一的妹妹。

「奇怪，她很像美達，難道是美達再生？」他暫時不走，停下來。

屋子裡，老人在咳嗽不停。

「祖父今年八十歲，還要做工，到他不能做工了，誰養活他呢？」

「明天早上他起來，發現我跑了，他會怎樣呢？他也很愛我呀！童年時候，他每晚抱着我睡覺，對我講西利、羅摩的故事……祖父很愛我呀！」他低下頭在思考着。

「末哥，夜深了，你要上那兒去呢？」賽敦發覺他的行踪，便提高聲音問道。

「我要回去城市，我住不慣這裡！」

「住不慣？我不相信！你看，四周是靜悄悄的，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的，多麼溫柔平靜呀！姐姐死後，我搬到你家後面住，替你祖父看牛羊，我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住下去，也不會感到不習慣，你在這裡住下幾天，看看怎麼樣？」

少女熱情的眼睛，熱情地看着他。從她眼睛裡，他看到了美達，他死去的愛人！於是，他沒有話可答。

打從明天起，祖父留在家裡看門，末換上農人的衣服下田工作，自然，賽敦也跟着去了。

吉芙道上

林蕙

一聲驚嘆好險呵，車子已拐到另座的山間；都遺落了，坦路與曠野，千嶺裏唯有怪石同奇岩。

回俯頭去竟感着氣窒，深邃的幽谷真教人抖顫；復看司機駕馳如平地，莞爾在笑，彷彿毫不相干。

啊！傾坡道上出現奇蹟，爬着爬着的是一隊車輛，緩慢地蜿蜒追上來，好似甲蟲串成的黑珠鍊。

輕笑鬆解了空氣，掌心猶泌着冷冷的汗；感激你呵！神奇的自然，你糾正我們往昔的幻想。

在落花飄香的果樹下

艾草。

在落花飄香的果樹下拾到斷了的斧柄

發覺那會溫柔地抱我們在膝上是多麼強壯的手呵！

是孩子的啼哭還是歡笑使你在跌倒後又站起來？

春天一度荒蕪呵！今看山中有路讓我們跑樹上有果待我們採

昨天我們屬於你

今天我們屬於在你就下的土地聽到嗎？曳拉機响和號角！踏進夢檻白日放着柔光我們敬肅地獻上鮮花歡笑震天——哈哈孩子你們長得比我更高大！

三月的雨

徐虹

彷彿是在歡迎我們，偏偏又以哭泣來代替。

雨滴灑落在膠林裏，膠工的臉上爬滿了憂悵。

似乎在大地的琴鍵上彈奏樂曲，然而音調却單調淒切。

三月裏的雨斷斷續續，我們却有熱騰騰的一顆心。

戀

有恆

我心中有一個幻想；那園裏的花朵可是無故爭妍？

瀑布的流水何以經年悲歌？還有那小鳥怎會在春天裏唱得更婉轉？

我曾為她的笑靨而痴狂六月的藍天缺少雲朵的浮蕩。

我的心湖澄澈一如古井，幾時才能激起一片漪漣？

有一天我要將心中的秘密公開，讓甜美的傾訴酣醉我心靈的盼望。但我却會想到那愛情的禁果；遂使我從此有了憂傷。

黃昏散記

·子靜·

是一個詩情畫意的黃昏。

西邊天幕上，染了大片紅似榴花的晚霞。它，像醉中蕩婦兩頰上的紅暈，它又似深秋時節的如火如荼的紅葉！那可愛的晚霞，真可以激動了詩人墨客的情懷，使他們不知完成了幾許動人的佳作！它，更使畫家喜愛，於是描繪田園景色的畫圖裏，常點綴着夕陽裏的美妙的晚霞。

我喜歡騎着鐵馬，在柔和的晚風中漫遊，因為我極愛欣賞黃昏的景色。今天照例出遊，第一個綺麗動人的鏡頭呈現眼前了：在學校附近的水溝畔，又見到那美得像一朵牡丹的印度少婦，她習慣的赤腳着上身，肌肉結實得發亮，鬆鬆的一束淡黃色的黑髮右邊，斜插着蝴蝶蘭，下身裹着一條五彩花紋的沙龍，她用雙手使勁地拖動水溝裏的大黃牛，一面以銀鈴似的聲音，吆喝那龐然大物踏上歸路。啊！牛真是農村印度人的另一謀生的寶貝！既可用之拉車，復可出售牠的肉乳皮骨，難怪牠們很受重視！

轉了一個彎，是一片稀疏的椰林，那些浮腳的馬來人的屋子，散佈在近路邊的乾地上；從窗口透出了微弱的燈光，哈！又是一個迷人的場面：一陣動人的馬來民間流行的情歌月光曲，正從一個倚窗開望

的馬來少女的口中哼出，旋律的甜美，音韻的悠揚，使人心醉！我故意慢慢地踏着，她唱得響亮的時候，像一道奔流的清泉聲，她哼得低沉的時候，似乎慈母的輕柔的催眠曲。我的心被它深深地扣動了！這曲子定為歌曲譜，真是收婦孺皆知之效！

在轉入學校的黃泥路上，見那一輪明月，已爬上樹幹四尺左右了，路邊籬笆上紫色的牽牛花，在晚風徐來之際搖曳生姿，似為那多情明月的來臨而跳着歡迎的舞步！

一側眼，忽見大禮堂的暗角處，出現了兩個移動的人影：男的矮身材，女的胖胖輪廓，這一對常在黃昏中散步的熟悉人影，記憶告訴我：是C君夫婦。是的，他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談話處世都富幽默感，也懂得生活的情趣。妻子呢，雖然學識過得去，但有一副慈愛的心腸，溫柔的性格，又有一副慈愛的心腸，確是一位好太太，這一對夫妻據說從沒吵過嘴，真可做那些愛鬥氣，常相罵的青年夫婦們的模範！

近了，彼此打了個招呼，我才發現他們倆竟是相距四五尺的漫步；既不能並肩，也無法低語。哈！在這「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的情境中，這種似冷淡又像有點隔膜，的漫步方式，竟出自C君夫婦，實在令人費解？正在詫異之際，忽由左邊那綠草如茵的大操場上，傳來一陣歡樂的笑聲，接着一陣清脆的女高音獨唱。由音知人，那是年方秀美的F的歌聲；有她，必有另外兩個人在她身邊的，於是自然形成了親密的「三人小組」，一個是善於繪畫的L小姐，她雖是中年了，但仍是「小姑娘處無郎」的沉默的可人兒。一位是雙十年華，身材健美，熱情爽朗，初為師表的K小姐，我想：這類似三劍俠的三個好朋友，她們在這詩情畫意的黃昏裏，L小姐也許有「美人遲暮」之感吧？而在F和K兩位年青的女孩子的腦海中，必會織出人生美麗的幻夢呢！

我一邊想着，一邊用視線搜索；結果在草場盡頭樹蔭下，發現了三個婀娜的背影，她們在緩緩地漫步，嗨！她們肩挨肩地在表演「三人行」了！那年青的背影和爽朗地笑語，我感觸地想起了剛才C君夫婦的言談而靜靜地漫步情景；啊，他倆是年過半百的人了！在黃昏裏，他倆的心情，也許會有年華易逝的傷感吧！

「我們的青春年代已過去不復返了啊！」

「我們雖無恙，但却一天天的接近衰老邊緣了！」

是的，一般老年人都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傷，怪不得他倆在黃昏散步時是那麼落

寞——竟一前一後在想心事似的。是的，我不會揣測錯誤的，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一般老年人的常情啊！

而我這個介於青年與老年之間的中年母親呢？在這「月華初上盡黃昏」的情景中，豈不是也有一般人說的：「人到中年萬事休」的悲觀自餒之感呢？沒有，坦白的說，絲兒也沒有！因為我有的卻是較年青人的成熟的生活及工作經驗，再加上天生就的健康的身體，樂觀的性格，是可以在這滿佈荆棘的人生旅途上邁進的！誰說：「人到中年萬事休」？這是那些沒有勇氣向上爬的中年人的自誤之感，他們如果有這種說法，就是有悲觀的心理，也是逃避現實的托詞！我不應該步他們的後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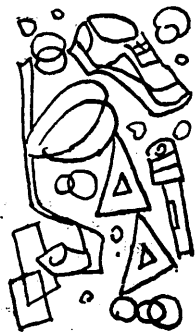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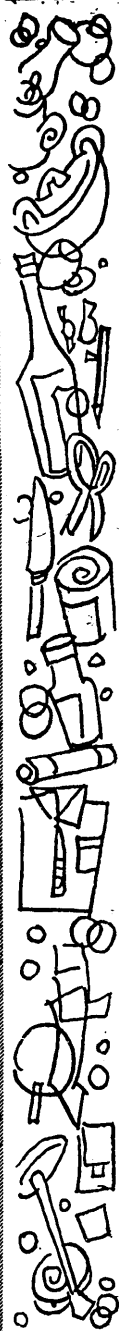
相反的，我要勇敢地面對現實的黑暗面，我要歌頌光明而熱烈地追求真理！我更要斗胆地將「人到中年萬事休」的悲觀自餒的說法，改為：「人到中年萬事修」，就是說中年的學識和性情，都有相當的修養，再加上豐富的生活經驗，所以人生的「中年期」正是個人的「成熟期」，也是事業的「開始期」。所以「中年期」實是人生「有為時代」！怎不好自為之呢？

想着，想着，精神為之一振，同時雙腳也踏得較快而有勁。當踏上歸路時，偶然回首，只見那圓鏡似的明月，光亮亮地，笑迷迷地，快爬上樹梢！它照亮了我的歸路，它也似乎窺透了我的愉快的心靈。

無弦琴

黃 崖

默默無聲的無弦琴呵，誰知道你竟孕育着一支動人的歌！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牧師合上聖經，輕輕地閉着眼睛，用鄭重的聲音說：「阿們！」整個世界在這刻間沉靜下來，送殯的人好像都屏着息，連呼吸的聲音也聽不到。大家的眼睛全都注視那穿着白色長袍的牧師和他面前的黑色棺材；這白色與黑色是一個強烈的對照，而大家也預感到它們之間將有十分重大的事情發生。過了一會兒，牧師睜開眼來，用暗示的眼神望一望附近的幾個柩工，然後，左手輕輕地招了招。四個柩工走過來，兩個人一旁，拉起棺材下面的粗繩，抬着棺材向右邊的墓穴移動。送殯的人羣像海浪似地向後湧動，陳志明也忍不住從余漢忠的背後擠出來，他想推開人羣，向那黑色的棺材奔過去，可是，當他擠到人堆的前面時，他却打消原意，呆呆地站住。

棺材已經墜下墓穴，牧師用動人的聲音高叫：「從泥土來的要歸回泥土！」接着，彎下腰，抓起一把黃泥向墓穴的棺材撒去。「嘩啦」的一聲巨響，陳志明的心靈有力地極顫一下，他吃驚地睜大雙眼，看見黃沙像大雨似地向墓穴撒下，他突然轉身努力擠出人堆，痛苦地低着頭，向下

面的公路奔去。他聽見余漢忠的呼叫聲，但他不理睬他，只是加緊腳步，穿過墓墳間的小徑，直往前跑。走出了廣東義山的拱門，他才停一停腳步，轉過頭來，望一望山上那送殯的人堆。「唉！」他長嘆了一聲，又低下頭，向前面自己的汽車走去。

陳志明回到鵝嶺路的住宅。這屋子是木蓋的，很簡陋，不過，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園裏有樹木、花草、假山，還有一個養着金魚和熱帶魚的小池。

不知道是他的心情不好或是天氣過份的炎熱，他覺得屋裏像火爐一般，實在難耐下去。他搬了一張椅子，到園子裏的一排竹樹下，坐在那裏。他還早感到悶熱。他舉起頭來，一朵雲絮正好遮住太陽光，一陣陣微風掠過天空，竹樹末端的葉叢在空中輕輕地幌動；他的思想隨着那竹叢幌來幌去，這高竹，這有雲層的天空，對他多麼的熟悉呀！他恍惚年輕了十七歲，他身上穿的不再是夏威夷恤衫，而是深灰色的布夾衣，他的面前湧着人頭，這是一個年青人的聚會，數以百計的青年來自許多間不同的學校。他覺得有人在拍他的肩膀，轉過頭一看，那是余漢忠，他笑呵呵

地說：「小陳，來，我給你介紹幾位南洋回國的同學。」十幾隻手向他伸過來，他一一地握着，當他握到最後一隻，他怔了一怔，那是一個女的，她有一雙大而憂鬱的眼睛，她發覺他在注視她，連忙低下頭來。他也馬上把目光移開，但他已深深地記住她的名字：「美珠」。

「美珠，我愛你！」陳志明喃喃着，聲音是那樣的輕微，好像就怕給人聽見似的。他的眼前浮顯起美珠的許多影子；雙眼望着遠方、專神唱歌的樣子，跟人談話時的羞赧的表情，舉起舉手、高喊口號的堅定態度，趕製戰士寒衣的熱切神情，……。

「嘿，嘿，」幾片落葉飄落下來，打破了他眼前的幻影。他抬起了頭，看見上面的樹叢間有兩隻麻雀在打架，一些枯黃的竹葉被牠們震落下來。那兩隻麻雀愈打愈厲害，牠們已無法在樹叢站穩，於是，飛了起來，在空中忽高忽低地盤旋，互相角逐着。牠們望着牠們，望得出神了，牠們的影子在他眼中模糊了，他似乎覺得那是兩隻飛機，機翼上有鮮明的太陽徽，它們正嘶叫着，俯衝下來，「喀喀喀……」它們的機關槍噴出火來。他看到鮮血從左臂湧出，他用右手去摸它

整個手掌都染紅了。「同志，別怕！讓我來包紮。」他聽到一個熟識的女孩子的聲音，那是美珠，她拿出了止血藥和一大捆繃帶。她替他洗傷口，又替他細心地把傷口包紮起來。後來，她送他到附近的一間戰地醫院去；原來她也是像他一樣，在暑假期間參加戰地服務團，她被派到這間醫院作看護的。在醫院中，美珠很細心地看護他，她是那麼的溫和，那麼的慈愛，他見到她，肉體上的一切痛苦全消除了，他想起四個月前第一次見到她時心中暗暗說的話：「美珠，我愛你！」現在，他更想把這句話吐露出來，可是，正如以往一樣，這句話雖簡單，他却不知怎麼說出口來。他考慮了許久，有一天才紅着臉，試探着說：「林同志，我，我真感激你。」美珠很嚴肅地說：「噯，同志，別這麼說，我們全是爲了抗戰而努力。上前線勞軍，是你的責任；救護你，却是我的責任。」他鼓着勇氣，繼續說下去：「可是，你是最負責任的一個，你待我那麼好，我，我真……」美珠焦急地阻止他的話：「醫生吩咐你要多休息，同志，再見啦。」他的勇氣完全打消了，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他又把對美珠的愛深藏心中。……

強烈陽光撥開雲層照射出來，那白光刺痛了陳志明的眼睛，也刺破了他的回憶。他俯下身去，伸手撫弄剛才飄落面前的幾片黃葉，他心裏想：「我對美珠表示愛意的機會，就像這落葉一片一片地飄落了。」

天氣似乎更燥熱了，陳志明站起身，向竹林的幽處走去。那兒有一座用亂石堆砌的假山，這假山雖小，可是堆建的人却費了很大的心思，上面有石灰鋪造的登山小徑，有小池，有避雨亭，還有一個寺院，他停下腳步，他的眼前正是那一座寺院模型。他伸手輕輕地撫摸它的石階、大門，接着，又撫摸它的高牆和屋頂。他喜愛它，他曾在類似這麼一座寺院裏渡過一段難忘的日子；他常常撫摸它，回味着十六年前的那一段生活。

現在，很自然的，陳志明的回憶的列車又往後開倒車了。十六年前，那時他在前綫受傷的第二年夏天，他剛剛大學畢業，從家裏弄了一筆錢，他在南山寺開了一個出版社。搞出版事業是他的平生志願。當時，他聽余漢忠說，林美珠在高中畢業了，正打算找事情做；他馬上寫了一張聘書，託余漢忠交給她；她接受了，次日便到出版社來做校對。他的生活變得有光彩，他天天可以看到林美珠，他對她的愛戀與日俱增。可是，他對她的愛仍是一種秘密，他極力抑制住自己，不讓他人看出他的心事。好幾次，他想向林美珠表達自己的愛意，但爲了怕遭到對方的拒絕，他都提不起勇氣來。有一次，他壯着胆子，請林美珠到自己的長室來，他打算用普通的談話來試探她對自己的印象，他用十分誠懇和關懷的態度說：「林小姐，我聽總編輯說，你工作得很努力，也很認真。我希望你能在工餘，多多自修，到了適當的時候，社方會升你做助理編輯的。」認真工作是他的負責，謝謝你對我的鼓勵。」林美珠說得很自然。……「不用謝謝，不用謝謝，……」他不知道怎麼說下去了，頓了一頓，才紅着臉說：「我很喜歡你在這兒工作。」林美珠的態度仍然是很嚴肅，她說：「社長，我不會辜負你的期望，今後，我一定盡更大的努力。」……這麼談下去，還能談出什麼來呢？他只好結束了談話。待她走出辦公室，他後悔自己的胆怯，他伏在案上，痛苦地喃喃着：「我爲什麼不坦白地把我心的意思告訴她呢？」可是，不管是在什麼時候，遇見林美珠，他又儘量地避免讓她看出他在愛她。他認爲凡事都要順乎自然；他要在非常自然的情形下，讓林美珠覺察到他的愛；同時，他也希望林美珠能在很自然的情形下，表達她對他的愛。愛情的培植需要時間，需要雙方面的深切瞭解；陳志明有耐心，他能等待。……

「唉！」陳志明長嘆了一聲，聲音是那樣的低沉。他急遽地轉身，走離假山；他要走出竹林

，他想逃開那緊接下去的回憶。是的，下面的那一段回憶對他來說痛苦；當他把林美珠升任助理編輯後，當他開始和林美珠比較接近時，出版社由於經濟乏人支持，不得不關門了。他受了這重大的打擊，悄悄地離開了家鄉，投進了一個在最新綫作戰的兵團。

陳志明已經走出了竹林。天氣似乎比剛才陰涼了些，他抬起頭來，看見一朵朵的雲塊正在空中密集着，他的心頭有一片冰涼的感覺，也有一陣輕鬆的感覺。他沿着草徑向前走，前面是一個用石塊和洋灰凝砌的小池。他走了過去。

他輕輕地在池沿坐下，那石塊像得一片燃燒的木炭，他觸電似地跳了起來。他回轉身，舉起右腳，踩在池沿，右手托在右膝上，支住俯下來的頭部。他很喜愛這一池的小魚；那些五花十色的熱帶魚是以前的一個住客留下來的；那些金紅色的、肚子大得像小球的各種金魚，是他自己買的。他常常坐在池沿上，注視着池內群魚的活動，這些小生命在他的心裏感覺上，是他在這異鄉的親人。

由於太陽收斂起炙熱的光芒，魚兒們紛紛游上水面，在清涼的池水上，畫許多彩色的、美麗的線條。陳志明注視着魚兒們的上浮下沉、前進後退。這時，他的內心十分寧靜，他的雙眼雖然望着魚群的游踪，可是，呈現在眼前的却不是那些活躍的魚兒，而是無數個朦朧的林美珠的影子。他揀起了一塊小石子，投進小池，池水濺起水花，魚兒受了驚，紛紛潛下池底。漸漸地，水波平靜下來，池水像一面鏡子，林美珠的面龐清晰地躍現在上面。

陳志明知道自己無法擺脫林美珠的影子。正如他在前綫作戰時一樣。——在前綫，他生活於彈雨之間，出入於生死線上，他仍時刻想念着林美珠，整整的四年都是如此。

他順手拔了身旁的一株長草，輕輕地打着池涸。池水泛起淺淺的漣漪，他的思想也隨着那漣

滿在泛動，他想起抗戰勝利後，他從前線回到家鄉的情形。他在余漢忠的家裡見到林美珠，她成熟了，長得比以前更美、更可愛；可是，她還是和以前一樣，有著少女的羞赧，不愛隨便和人談話。據余漢忠說，她是在光華小學教書，而且，還是單身的一個人。他更愛她了，但他仍不敢向她表示他的愛。他常常到余漢忠的家裡去，表面上是去探訪余漢忠，事實上他希望在那兒遇見林美珠。他失望的時候多，因為，林美珠並非常到余漢忠家裡。他對林美珠的愛戀越來越深，終於，在一個雨動之下，他提起在戰場上與敵人搏鬥的勇氣，寫了一封信向林美珠表示自己的戀情。把信投進郵筒後，他却後悔起來。他覺得自己太魯莽了，可是，信寄出去了，有什麼辦法呢？一切只好聽天由命了。十分意外的，兩天後，那封信被郵局退回來了，上面有一個並不清晰的紅印：「無此收件人」。他匆匆到余漢忠那兒去，才知道林美珠已於兩天前搭輪回馬來亞了。

陳志明用力地把手裡的長草搓成一團，他近於憤憤地喃喃着：「命運！命運！我真不知道你是愛我還惡我？」他把草團拋開，接着，沿着草徑往前漫步。他又自言自語：「人與人之間，如果沒有隔閡，那該多好！」他想起林美珠回馬來亞後半年左右，有一天，余漢忠來找他，送上一張五萬港幣的支票，說：「小陳，這是一個南洋華僑捐的錢，他希望你利用它，恢復你以前的出版社。」他詫異地問：「這位華僑是誰？」余漢忠回答：「他不願透露名字，他是毫無條件的支持你。」他忽然想起這筆款子可能是林美珠捐助的，但他又不敢肯定，也不敢正面查詢，只是問道：「捐款的是男的，或是女的？」余漢忠躊躇一下，說：「你不用管這些，總之，他不願讓你知道他是誰？」……

「我要找余漢忠！」陳志明高聲喃喃着。「今天，我一定要壯着胆，逼他告訴我，是誰捐那麼一大筆款項給我。而且，我還要向他問個明白；

十年前，我在香港陷於窘境時，是誰向這兒的同學說項，聘請我來這兒教書？」

他覺得有幾滴水珠落在他的鼻樑和頸上；天，開始落雨了。他加緊腳步，走近了汽車；拉開車門，跳了上去。雨星斜打的，車子左邊的兩個座位有些濕了，他連忙把三個車門的玻璃全搖上了。他拉了拉始動鈕，引擎發動起來，不知怎的，他却突然把變速桿從一檔拉下來，放在空檔上。

他長嘆了一聲，自言自語：「我究竟想從余漢忠那兒取得什麼答案？」——就算我查出了實情，又有什麼好處呢？林美珠，她，她已經躺在泥土裏的人了！」他把變速桿拉到後退檔上。車子「嗚嗚」地向後退，一直退到木屋的門口，他煞了車，關上油門，把駕駛位的門窗也搖上。

雨下得更粗，更密了。他鑽出車子，直奔進木屋。空氣中滲入了涼氣，使他呼吸起來，顯得特別舒服。

他為自己倒了一杯凍開水，喝完了一杯，又喝第二杯。他的身體也像空氣混進了雨水，變得清涼下來。這時結果在他心頭的那一片煩悶，也消除了。他似乎覺得有一隻無形的手，在輕輕地撫摸他的身體，也撫摸他的心靈。這隻無形的手，他是熟識的；每逢他單獨地在清靜的環境中，思念林美珠時，常常會覺得有那麼一隻手在輕撫他的心靈。「那是林美珠的靈魂吧！」他常常這麼想，也常常否定地喃喃：「這簡直是胡思亂想！」可是，他又往往覺得自己實在並不是在胡思亂想。他來到吉隆坡後，知道美珠就在他教書的那間中學的附小做校長，她還沒有結婚；過年過節，她總請他到她父親家裏去，他見到她時，她總是很溫善地和他交談；他生了病，她每次都託女傭送水果和鮮花給他；十年來，他在中學裏的職位一直沒有動搖過，據說這是林美珠在背後支持他，她的父親是學校裏的權威董事。……所以，他常常以為林美珠也跟他一樣，是在暗中愛戀着他，儘管他曾經這麼想，可是他還是一直

不敢向她表示自己的愛意。……

外面傳來汽車的煞車聲，那聲音特別的响，令陳志明大吃一驚。他望出窗外，看見余漢忠冒着雨奔跑過來。他連忙走到門口去迎他。

「老余，林美珠的葬禮結束了嗎？」他問。「半個鐘頭前就結束了。」余漢忠一邊拂去頭髮上的雨水，一邊回答：「我在幫她的家人清理一些雜務。」——我還得再上她家裏去呢！」

陳志明覺得他的話中似乎另有含意，便說：「哦，那你為什麼要先到我這兒來，早不是——」

余漢忠笑了一笑，說：「美珠的父親要我來邀你到他家裏去。」

「邀我？」陳志明大感驚奇。「為什麼？」「剛才，他老人家對我透露說美珠在遺囑上談到你，大概是要將她的遺產留給你吧？」

「這……這……」陳志明頓了一頓，說下去：「其實，她早就應該是你的太太呢！」後面這一句話，使陳志明楞住了。「老余，你怎麼會說這種話！」他如痴如醒地說。

「美珠在十幾年前就愛上你的。」

「這是你的推想！」

「不，不是的，這是事實——我問你：是誰在勝利後捐五萬元港幣給你復辦出版社？是誰設法讓這裏的中學聘請你來教書？」

「你的意思是指林美珠？」

「當然囉！」

「你為甚麼不早些把實情告訴我？」

「是美珠要我保守秘密的。」余漢忠掀起了臉孔，理直氣壯地說：「難道像我這麼一個堂堂皇皇的舅舅，還需要替一個才貌俱佳的外甥女爭取一個丈夫嗎？你想斥責我，真是豈有此理！其實，應該受斥的是你，是你！——你是一個男子漢，為甚麼沒有勇氣對自己心愛的人表達自己的心意？美珠爲了等你，白渡過了青春，白等了一輩子，哼！你！」

（轉第十二頁）

并且還表演「疊羅漢」「旗語操」等等的團體操；樂隊也比我們整齊，比我們陣容大得多。我們這羣小土包子——連老秀才在內，那裏看見過如此偉大的場面，無不看得目瞪口呆，嘆為觀止。我們學的一首「自由花」，自知難登大雅，根本就沒有拿出來獻醜。幸好臨出發時在我們村上繞了一個圈子，表演了一番；不然，這幾個月內，我們簡直是白費功夫。

不過，有些蹩腳的學校，比起我們還不如：既無樂隊，又無校服，只有一根垂頭喪氣的校旗。因為那天沒起風，校旗飄不起來。這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的心裏才稍微有了一點安慰。

觀摩會結束後一個月左右，縣政府開始舉辦校際的筆試。老夫子先生居然選中了我參加放試。那時我我常常偷看三國演義，列國誌，水滸傳一類的小說。其他兩位同學也和我一樣是小說迷。也許老夫子推測我們可能會照樣畫葫蘆地寫出一篇白話文來。至于算術，臨時抱佛脚，請了一位中學生來教加減乘除。有了父親教我的珠算基礎，這些符號，一個月內也算弄通了一點。

筆試的地方是在縣城，離我家有六十多華里。老夫子先生親自帶領了我們前去試放，為的是怕我們三個人在半道中迷了道路。未放試之前，我們都不免有些緊張。其實，出的題目都非常簡單

，我自信答得還不錯，很快地就交卷出場。其他那兩位同學大概答得也不會太差。出場後，老夫子一問放試情形，方始滿懷高興。回來路上，對我們有說有笑，我們覺得都非常開心。六十華里要走一天半的時間。老夫子一路給我們詳細講解看到的名勝古跡，還講了好幾個有關堪輿的故事。原來，平時那麼嚴肅的老先生，不但博學多聞，而且也和年青人一樣的那麼風趣與幽默。頓時之間，我們師生之間的距離，好像拉近了許多。

放試發表後，縣政府獎賞了我們好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巨著「達爾文」，寫明是獎給我的。那本書無論紙張及印刷都很美觀大方。可惜我十歲還不到，讀來讀去，還弄不清楚「達爾文」三個字到底是甚麼意義。問我的老夫子先生，他搖搖頭也不知道應作甚麼解釋。可見那些舉辦觀摩會和校際放試的大人先生們，也都是一羣糊塗蟲。

不過，經過了這場教訓，村上的父老和老夫子先生，自知私塾已到了窮途末路，如果大家仍然固執着不改革的話，吃虧的是自己的子弟。

第二年，老夫子先生自動解聘，到三十里以外的一個小山村中去教私塾，因為那個小山村只有幾十戶人家，大人們希望子弟能認識自己的名字就很高興了。

我們村上相傳了幾百年的私塾制度，從此壽終正寢。（完）

（接第十頁）

陳志明呆呆地注視着余漢忠，甚麼話也沒有說。突然，他轉身跑出去，跳上自己的汽車。當他發動引擎時，余漢忠跑了出來，叫着：「志明！志明！」陳志明不理他，踩着油門，讓汽車像一隻發狂的野獸，奔出外面的大門口。

雨下得很大，路上見不到行人。車子很少，而且，都開得很慢。陳志明的車子像水上的浮萍，在雨水中往前猛衝直闖，它衝過了一條街道又一條街道，然後，駛上新街場路。前面轉個彎就是廣東義山了。

「劈，劈，劈。」陳志明的車子發出一陣怪聲，他還沒有去注意它。「轟隆」一聲巨響，接着幾聲「乒乓」，他發覺車子向公路旁翻滾。睜大眼睛看看，他的雙手、胸前都是鮮紅的血。他的身體好像僵硬着，一動也不能動。

許久，陳志明才掙扎着從車子裏爬了出來。他匍匐上了公路，朦朦朧朧地看見前面不遠是廣東義山的拱門。他用力拖着自己的身子，向前匍匐，他身邊的公路上的雨水中夾着幾條細長的紅河，那是從他的手上、胸前淌出來的鮮血呵！

慢慢地，慢慢地，他爬過了廣東義山的拱門。他的力氣幾乎全用盡了，他的雙手開始變得麻木。但是，一個堅強的意念控制着他，他咬緊牙根，繼續往墓山上爬。

當他匍匐近林美珠的墳墓，他已經無法再動彈了。但他仍極力地掙扎着，要想把身子往前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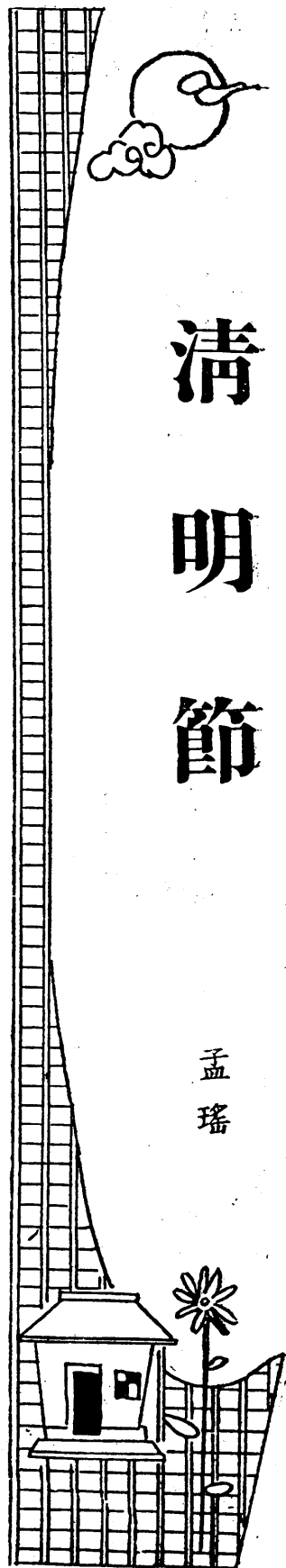
終於，他的身子爬上林美珠墓前堆放的花圈和鮮花，他伸長了手，抓住了林美珠的墓碑。「美……美……美……我……愛……愛……你……」他的話說得不成聲，熱淚泉似地從他的雙眼湧出，粗大的雨點打在他的臉上，誰也無法分出那兒是淚水那兒是雨水。他整個身子癱瘓地仆在花堆上，他想說話，可是，却說不出聲來。他清晰地可以分辨出大雨打在他身上和林美珠墓上的聲音，漸漸地，這兩種聲音在他聽來只是一種聲音，那聲音永無休止地在他的耳邊响着，响着。（完）

訂閱本刊 手續簡便

① 訂閱三期，叻幣九角；訂閱六期，叻幣一元七角；訂閱十二期，叻幣三元四角。
② 書明訂閱起迄期數，並用英文大楷書明姓名及地址。
③ 將訂費購買一角郵票，連同訂閱單據一齊用掛號寄交蕉風月刊編輯部。
The Chao Foon Mohly,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清明節

孟瑤



清明節的頭一夜，老劉無論如何睡不着，事情竟有那麼湊巧，爸爸的忌日，今年正好是清明，老劉原不是一個孝順的兒子，可是來×城後，他不僅變得越來越想家，且也變得越來越不能忘記兒童時父親對他的嚴加管束與期望了。

「可是，現在怎麼樣呢？」他望着這一張一張空在那裏的辦公桌：「四十啦，祇落得孤家寡人一個。」

光陰真過得快，來×城的時候，還是廿多歲的小夥，一眨眼，四十啦。頭上：星點點，盡是花白頭髮，臉上不但有了皺紋而且鬆垮地不知多麼難看，渾身也長出了一身肥肉，上月不小心摔了一交肩骨脫臼，怎麼治也沒有治好，弄得陰天下雨就針扎似的疼起來。

老劉踱到辦公室牆角，那裏有一面鏡子，他照了一照，忍不住向自己諷刺起來：「多德行，四十啦。」

他不能忘記，小時候父母多麼疼他，一個兒子嘛，還不是靠著他傳宗接代，那時身體不好，唯恐他養不大，打了一只百家鎖套在他的頸項上，頭心梳了一隻小辮，左耳上套上一只銀環，作女兒打扮，好養。聽媽媽說，小時候還長得體面，誰都說這孩子大了有出息，有女人喜歡。爸爸咬着牙省吃儉用，省下錢來，供他唸書，希望能由他來改換門庭。爸爸是手藝人，家裏的生活雖

然也過得滿好，可是却贏不同街鄰們的尊敬，他希望晚輩中能出一個讀書種子，他老唸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於是他讓老劉唸書，逼着老劉寫字，他自己肝火裏沒有什麼墨水，可是他逼着兒子寫字，却有一個批判標準，整齊就好，否則一頓板子打下來，手會腫得連屈伸都困難；但是他聰明，右手寫壞了字，左手挨打，讓你哭着立着，還得再寫。如今老劉能混到一碗飯吃，還就靠能寫得一手整齊的字。可是爸爸死得早，就在他小學畢業那年歸了西，媽只這一個兒子，心疼都來不及，哪裏還肯管，於是老劉就撒鴨子似的玩起來，書唸到廿三四歲，連一張中學文憑還拿不到手。媽媽氣着了，想到兒子不成器就算了，倒是傳宗接代要緊，於是逼着他結了婚。可是，他連一點也不愛那女人，成天還是在外面胡鬧得不回家。把一個老母活活氣死。就在這幾乎不能收場的時候，他一氣就隨着一位表親劉主任到了×城。到了×城，眨眼十二年過去了，年青小夥子變成了半老頭子。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外面一個小飯館裏吃包伙，下班後，同事們一個個都倦鳥各歸林，剩下他，在辦公室後院裏所搭成的一間又濕又暗又小的屋子裏安身，這間小屋還是劉主任的特別面子才許搭成的。這公司像他這個小職員，沒有地方住的多啦。劉主任拼命地給他幫這個忙，也是為他自己的關係，

老劉原來隨他們到×城，就和他們住一起，有事時跑跑腿，也滿受他們歡迎的，可是，十幾年的時間，劉主任帶出來一羣蘿蔔頭似的兒女全都長大了，而居住的空間卻沒有增加，於是，自然老劉很快地被擠了出來，其實，由於劉主任的照顧，他並沒有因此失去住處，但是從一個「家」裏走出來，他加深了飄零的感覺。每天下班後，吃完晚飯，又不願意回到他那小屋，那一段時間可真難熬，幸虧那辦公室的鑰匙由他保管，他在不想出去走走的時候，總是打開辦公室的門，不是看着這一張張空桌椅發呆，就是坐下來寫字「養性」，是爸爸說的：「寫寫字，頂少也可以養性，瞧你這份輕浮相，我看了就討厭。」

「爸，我現在的樣子更討厭了！」他不禁茫然地想：「明天是你的祭日，我到哪裏去給你掃墓去。」

他幾乎想嚎啕大哭，但是咬着下唇，他鎖上辦公室的門出來了。

他不知道該上哪裏去，末場電影也趕不上，於是閒溜着，他自然地又到了劉主任的家。但是，就這樣湊巧，劉主任這晚有閒情，帶着一家大小看電影去了。老劉又撲了個空。劉主任一家都待他好，隨便聊個閒天，深夜回家，倒臥便睡着，多難送走的時光也都被送走了。但是現在，他又悵悵然地不知所之。向電影街走去，那裡除

了停着準備拉生意的三輪車夫們外，看來份外冷清。老劉看完每家電影院窗裡的劇照，心情依然低沉在海底深處。於是，他不得不向回家的路上漫步。

晚裏明月的清輝，使他從心裡泛起一陣寒意，他又想起了明日清明節是爸爸忌日的事了，他對自已說：「明日告一天假，到郊外去遙祭一番，也算這不成器兒子的一點心意。」

望月歎歎，老劉衷心悲憤極了。

「老劉，老劉，你一個人在馬路上看月亮幹什麼？也不怕給汽車碰死？」

老劉驚慌地抬起頭，看看說話的正是劉主任，劉太太也正在他身邊。於是他恍惚中喊了一聲：「主任！」

「你在想什麼？」劉主任關切地望向他：「喊了你多少聲都沒有聽見？」

老劉揉揉眼睛淒然地笑了，半天才找到頗合式的掩飾那些悲憤心情的話題，說：「我方才到你家裡去了，說是一家出去看電影了；怎麼，弟弟妹妹們呢？」

「明日要上學，都騎着腳踏車趕回去了，」劉主任說到這裡，又望望自己的妻子：「她今天興緻好，要我陪她溜馬路。怎麼，找我不什麼事吧？」

「沒什麼！」老劉遲疑半晌，又重復道：「正因為沒有什麼事，所以想到你這兒聊聊。」

劉主任雖然是個幸福的人，但是，他却深深能體會出老劉當光棍的痛苦。看他沉重的臉色，忍不住非常關切地說：「老劉，我說，你真該想法結婚了，你知道我方喊了你多少聲嗎？你一直看着月亮發傻。上次我說的那個鄉下女孩子，你不妨再去看，反正也不遠，一天來回都夠了。人家開口只要一十塊錢，錢，我也為你預備下，什麼時候你認為可以，我什麼時候把這筆錢拿出來。」

「是呀，」太太也說話了：「不要以為多一

個老婆化得多，錢不夠；當光棍才費錢啦，晚上沒事，到處亂鑽，走到哪裡都是錢，有了老婆，只有給你省的；尤其是一個鄉下姑娘，兄弟姐妹多，日裡夜裡陪着家裡人苦做，嫁給一個城裡人，不是登了天？不會嫌你窮的。」

「真的去一趟，明天，我給你一天假，」劉主任又說：「你該知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再不趁這個年紀要個老婆，就真晚了。」

劉主任夫婦去了。老劉依然痴立在無人的街頭。

「買個女人！」他向自己無言地笑了。

往年，爸爸死得早，媽媽忙着趕着與他成親，娶的是爸爸同事的女兒，長得白皮細肉的，五官也端正，可是因為不識字，又不是他自由戀愛娶來的，於是行完婚禮後，他連正眼也不瞧人家，讓她給媽當兒媳婦兒去，自己依然游手好閒，尋花問柳。直到把媽氣死，他的眼睛依然放在頭頂上。沒想到來X城，十幾年的歲月流轉過去，一個不見想到不懂得找女人的男人，却得化錢買個女人了。老劉覺得難堪，難堪自己本身找不到一點可以吸引別女人的地方。

「倒霉就這了！」他不禁頓足：「爸爸千方百計地讓我唸書，好不容易勉強做了一個讀書人，現在又是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的時代了。唉！」

他悵然而歸，依舊未能闔眼，清晨起來，想起了劉主任又提及的那個鄉下姑娘的事，不禁怦然心動。他原想到郊外去遙祭父親的，何不順便去看看那個女孩子？於是寫了一張請假條，然後就搭車出城。多少人家在這一天都扶老攜幼到鄉下來上墳插柳。紙錢香燭，到處皆是，行不遠處，老劉看到一家小酒店，他索性問他們借了一張小桌，燒了兩樣菜，買了一些香燭紙錢，便在外面空地裡設起祭來。點起香燭，他開始默禱，一陣衝鼻的辛酸，把他心裡的話粉碎了。他伏身跪下去，反復喃喃地：「爸，你的兒子一直不成

器，也委屈着你來吃點什麼吧！算是做兒子的一片孝心。我就要去相親，你等着抱孫子吧！」

他真的落淚了，半天爬不起來。

拆去祭案，他就着剩菜，喝了兩杯悶酒，帶點醺然醉意，他向那個女孩子的家裡走去。那是第一次老高帶他來，他只遙望片刻又興盡而返的地方，如今他第二次又來了。還好，他來X城，有一項算得上是收穫，他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那畢竟是與劉主任跑腳時的需要而學會的。

他找到那個農家，這位家長似也百忙着安排掃墓的事，老劉向前，說明了原委。農人有點羞答答地遞給他一支火炬牌的香煙說：「孩子多了，真艱苦。你只給我一千元，我要還還債，再添置一點農具，那就好了。」

「沒有問題，」老劉用閩南語說：「都依你，不過，我要看看你的女兒。」

農夫輕喝一聲，屋後面一個女孩子出來了，大概是因為要參加掃墓的緣故，穿了一件新縫的花布衣服，渾身弄得滿整齊的，只有十七八歲的样子，五官談不上好看，但沒有毛病，身材也很適中，這使老劉很快聯想到小時候最喜歡偷買來吃的毛桃，那也是必須要瞞着爸爸做的一件事，因為爸爸說多吃了這種東西會瀉肚的，但是他却酷愛這種酸澀清香的味道。這女孩子多少有些像這味道。這個老實的農家，不知道是不懂得一個女孩子的行市呢？還是不肯把這塊純潔的白紙丟向有色的染缸裡去？顯然地，只要他肯把這小女孩送出稍加「修理」，當個記分員或者是茶壺一類的人物，那價值就可以定許多。老劉心裡立刻泛起一陣愛意，不全靠男人對女人的，更像爸爸對孩子的。

他準備接受這婚事。不過，他又立刻提醒道：「她呢？也得她願意！」

遲疑片刻，他便向這位家長提出了徵詢的意見：「你的女兒好極了；我想把她帶到城裡去看我的地方。行嗎？」

農人沒有說話，深深地吸了兩口煙才回答說：「當然，你是高先生介紹來的朋友，可以。」

「你放心，我帶她去看看，立刻就送回來。」

於是，他把這沉默的女孩子帶回城裡來，那裏都沒有去，就先回到了他的窩。他指指那間搭蓋得十分簡陋的小屋說：「這就是我住的地方，將來你也會住在這裡。」

女孩子紅着臉沒有說話。老劉的臉也紅了，他覺得這女孩雖然長在一個貧苦的農家，但是住的地方却比這裡壞，土牆茅屋，但屋前有一片寬大的穀場，田野的空氣與陽光也都異常清新，搬到這間湫隘的小屋，她會不習慣的。

「不過，醜話說在前頭，先小人後君子，什麼都應該告訴她，夫妻是百年大事，是玩笑不得的。」這樣想着，他又告訴她說，自己一個月只有兩百塊錢，將來結了婚，可以拿到妻子的津貼，房子水電都不要錢，生了病，都可以受疾病保險的優待；爲了莊重，他只有說假若將來有了孩子的話，也都算有「待遇」的。接着，他又很坦誠地告訴她：「現款總是太少了些，每天只能買兩塊錢的菜。」

「可多，吃不了……」這女孩子忽然說話了。

「兩塊錢吃不到什麼！」他說，心想：「你鄉下人不知道城裡的行市，」却沒有說出來。

「前面是我辦公的地方，」老劉又指指前面說：「早上八點多去，十二點半回來；下午兩點去，五點回來，沒有甚麼事。你只要每天把三餐飯忙出來就行了。」

「我會。」她說，在神態上看，她似乎也很喜歡老劉。

「好極了！」老劉說：「我請你出去吃晚飯，該送你回去了。」

老劉手頭的錢不多，他只把她帶到他包飯的那家小飯館裏，就着自己的那頓晚飯，再加了一個菜，就這樣簡單地來歡宴他的未婚妻子，同時

，他還這樣告訴她：「將來，我就喜歡吃這樣的菜飯，你要學着燒。」

女孩子點點頭，老劉對她越來越滿意，便把碗裏的好吃的都送到她面前去。女孩子不時用一對害羞的眼睛望過來表示了她的感謝。

爲了不冷落她，也爲了取得更深一層的了解，他找些話題來談，當然多一半是關於她生活方面的。由此他知道她在家庭裏的確過的早困苦日子，不說田裏的工作和家務忙得她喘不過氣來，除了必須要照顧幼小的弟妹們外，光食用的水，每天就要挑十幾担。他看看她的健康與青春，心裏却說：「要是這樣，那麼我所能給你的生活，至少要比那幸福多了。」

飯後，不想回去得太晚，他匆匆帶她去車站，到達了目的地，離開她家，還要走好長一段路，沿途，他又告訴她關於結婚的時間與計劃。他說他預備早一點把這事辦成，大概至多一兩個星期，他會再來帶她到城裏去，爲她縫幾件新衣裳。

說着便到了。四野已是一片夜色，當老劉正要推門進去的時候，這小姑娘忽然站住了，回身對他說：「我也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老劉聽後，心裏吃驚異常，他不知道她所提出的條件是甚麼？她會私下再向他要一筆「愛情保證金」嗎？那麼，連一仟元聘禮還是劉主任

幫忙的那句話應不應該坦白地告訴她呢？她會問他在家鄉有沒有妻子嗎？是撒謊說沒有？還是老實告訴她說雖然有但是並不相愛呢？她會不會嫌

那間房子小，逼着他換間大的？連這也是件要命的事，她要吧城裏空閒看成鄉下的空閒那樣，他星毫無辦法可以滿足她的欲望。他顫慄了。他怕她在不能滿足的時候會拒絕。因爲他已動心了，再想把心壓服成平靜無波，那將是件極困難而且極痛苦的事。於是他愕然問道：「甚麼？」

「你……不要打我！」她畏怯地垂下了眼皮。

這條條件提出得太出他意料之外了。他知道屬於環境也因爲他自己沒有甚麼太能耐的緣故，許多勉強答應的條件，他似都沒有把握可以誠恪遵守，但是這一條他能！因爲他畢竟是讀書人。看看他半天沒有作聲，她更畏怯地抬起了眼皮。

「放心，我怎會打你呢？」他說：「現在的男人都打女人。」

她笑了。用雙手蒙住了自己的臉。

他真想抱住她，拼命的吻過去；但是，他忽然感到那隻受傷的手臂隱隱作痛，而且他沒有勇氣這樣做。他知道這將是她不易接受的都市習慣，他不願她把他看成強徒。於是克制着，便去推門。

舊的時日，酷肖天際底流星劃掠一道強烈光芒，瞬息即殞失！

我翹翹聽見新的紀元底聲音悄悄踏進這地球裏來。

啊！春風微笑地來了，越過山野、草原、田塍間……奔過了河川、港灣、溪澗、汪洋大海……來到這天然資源豐饒的表廣土壤上，吹散了密佈的靈雲霧，逍遙自在……春風逐出了大地的黑暗恐怖和一切瘴氣；大地復甦過來了！

傷感的人兒啊——拭掉臉龐上濡沾的淚痕，讓春風拂走你臉上底愁緒，拂散你胸膈間的積疾，悵抑；溫暖和撫慰你冰冷已久之心扉。

大地回春，萬象更新，花紅柳綠，良辰美景；新的翼望，新的生機，洋溢於芭野上，峰巒間。

啊！春在到處向我們召喚，人們也挺起胸膛以樂觀情緒迎迓春天的到來。年青人，來吧！鼓起勇氣，讓我們跟着春的足跡前進，我們要把春天帶到全世界，帶給全人類。

赤道的春天

· 開旺平 ·

談文藝批評的態度

丁星文

「星星·月亮·太陽」是黃色的嗎？

文藝作品需要批評，這是目前文藝界大家公認的急務，因為，建立了文藝批評制度，好處很多，第一，可以給讀者選擇讀物的參考，第二，可以幫助作者進步，第三，可以糾正出版家對於趨向時俗的錯誤觀念……。

文藝批評的好處是說不盡的，不過，作為一個文藝批評家也不是簡單的，他必須客觀的，公正的，冷靜的對待別人的作品，而且要以善意作出發點，否則，只憑自己的好惡成見，不負責任的亂罵或亂捧，不去充份了解別人作品的深度，隨隨便便的扣上一頂「帽子」，這不但違反文藝批評的神聖任務，而且在良心道德上也要自疚的，最壞的就舉了稿費，或者爲了其他目的，奉命充當打手，這簡直是一種可恥的行爲。這樣的變質的文藝批評，其後果的確值得憂慮，它很可能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誤會、錯覺、使文藝批評工作發生了不可收拾的後果。

這是我閱讀過「南×文×」第六期蕭鳴君批評「星星·月亮·太陽」一書，是徐速的成名作，這本書描寫三個不同性格的女性，在抗戰期中的愛情故事，我個人將這本書會仔細地讀過三次，深深的爲那種無私純潔的愛情感動過。在星馬，我相信有百分之六十的青年都早閱讀過的，有人對這本書提出批評，我當然很注意，也希望看到更深刻的透視它的創作精神，幫助讀者有一番更深刻的認識。

本來，在我開始閱讀那篇作品以前，也想到蕭鳴君對這本書一定有深刻的了解，可能批評得很嚴格，因爲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很可能有作者疏漏的以及處理不當的地方，我的敏感是有道理的，「南×文×」竟以這篇文章來作「頭條」，其中一定是大有學問。

可是，當我看到一半後，大出我意料之外，做夢也想不到他竟然給這本書加上一頂大帽子——「黃色流行小說」。

我想，閱讀過這本書的朋友們，也會大吃一驚吧！退一萬步說，「星星·月亮·太陽」再有問題，也不會遭到「黃色」的侮辱，徐速

的作品向以嚴謹稱著的，嚴格的說，他是屬於鄉土文學派，這與黃色的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坦白的說，我看過這篇批評文字，真是無名火起，我爲徐速鳴不平，我更爲他筆下那些人物悲憤，那個象徵星星的鄉下少女阿蘭，進了修道院的秋明，在戰場上斷了腿的亞南，她們那些可歌可泣的遭遇，現在却被人加上黃色淫穢的大帽子，教人會作何感想？

蕭鳴君給「星星·月亮·太陽」宣判黃色罪名的理由，就是他在原書中斷章取義的找到幾句感情的描寫，例如阿蘭在日記中寫過，在傷兵醫院看護徐堅白時，用嘴餵她愛人的米汁，蕭鳴先生認爲這是色情的描寫，沒有看過原書的人也許會信以爲真，但是，原書中的情節是這樣的：徐堅白受了重傷，昏迷不醒，阿蘭拿了米汁，將橡皮管放在他嘴裡，他連吮吸都不知道，她改用銀匙一下一下的餵，也有一大半流在嘴外面，於是，阿蘭才想出一個辦法來，用嘴來餵……。

這是多麼感人的場面啊！任何

人看到這裏，也不能想到「色情」，而蕭鳴君却動了醜惡淫邪的念頭，大概他的腦筋裏倒是充滿了黃色吧！

蕭鳴君找出的另一個例子，是蘇亞蘭不忍以殘廢之軀而影響徐堅白的婚後生活，而決定離開時，她忍不住將徐堅白叫回來，緊緊地擁抱他，吻他。

這般描寫，也被蕭鳴君認爲有「色情的挑逗性」，我真想不出，蕭鳴君何以不去想想當時的情境，而對情節却絲毫無動於衷，竟忍心以惡毒的字眼傷害他們，也傷害了讀者的心。

蕭鳴君自以爲抓住徐速的缺點，引用了原書序文中的創作態度，徐速曾在序中寫過反對黃色，便振振有詞的說：「看！你的作品中也沒有吻與擁抱嗎」，這不是証據嗎？

用這種無聊的手段陷人於罪，畢竟是牽強的，因爲讀者們會認識什麼樣的吻是淫穢的，什麼樣的擁抱是聖潔的；小說中的吻並不就是黃色，如果有吻的字樣就算黃色，

儘可以將世界上好多文學名著都拖下水去。

蕭鳴除去這樣斷章取義的欺騙讀者外，對該書內容的批評便不着邊際的亂扯了，他說這本書所以能夠流行，因為「書名起得好」序文寫得很「高明」，而且能滿足讀者追求故事情節的興趣，別以為這是對該書的讚語，其實只是他作為諷刺漫畫的藉口，他這廣告的作

用，而且輕薄的說：連牙刷，香煙都要起個好名字，然於序文，他說

是作者故意來引誘讀者，試想，連書名好，序文好都要罵人家一頓，這算什麼「批評家」！

至於該書中連綿不斷的高潮，情節、地點、以及許多有關的思想性的知識，他說「只有文化水平較低，缺乏生活體驗的青年讀者看了本書，以為得到許多知識，年事較長，稍有常識及人生經驗的讀者，禁不起認真查究的……」意思說我們讀者都是淺陋的，像蕭鳴才是有條件查究的，不過，他沒有說明那點對，那點不對，只是囫圇吞棗地混過去，但以此所列的項目：哲學、美學、倫理學、心理學、音樂、戲劇；我敢說蕭鳴君不一定件件精通；以他的文學來看，並不如我們年青的讀者好到那裏去，他所謂的「人生經驗」，大概就是拚命的打擊別人的作品，來抬高自己的身价，不過，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閱讀過蕭鳴君那一本成名的大作。蕭鳴君為什麼這樣惡毒的攻擊「星星、月亮、太陽」呢？我想了

很久，怎樣也找不到理由，後來看了編後「小語」再與開始一段的「廢語」對照，才豁然而悟。

蕭鳴君一開頭敘述他寫這篇文章的經過，他說編輯部先徵求他的意見，他覺得這本書不值一評，他將他歸入所謂流行小說不算文藝，他的意見本來不評的，後來編輯部又來信給他，要他非評不可，而且立刻要評，最妙的是他自認「三番五次地只看個開頭」，既然沒法看下去，而又不肯向編輯部抗命，所以他不得不幹這「苦差事」。

馬脚露出來了，蕭鳴君既然只看人家的作品的開頭，憑什麼就認為人家不是文藝作品，文藝論壇的態度是這樣輕率的麼？

用幹「苦差事」的態度來批評人家的作品，其痛苦可想而知，也許蕭鳴君有不可對人言的苦衷，這股悶氣只有在「星星、月亮、太陽」上面發作了。但他交了苦差事，還得硬著頭皮，用阿Q的口吻說：

沒有理由推却這莊嚴的工作。編輯部向他指示什麼呢？「編後小記」也露出馬脚了，「蕭鳴先生很中肯的揭破了作者的花言巧語，使大家初步看到這部作品與一般黃色作品實在沒有多大的分別。」我想，蕭鳴君還沒有動筆以前，這個命令已經下達了。

在這裡我不得不向該刊編者說幾句話了，你們憑什麼權力在人家作品上定下罪名呢？你們還沒有知道讀者對於蕭鳴的評文是贊成還是反對以前，就這樣誅筆一批，給人

亂加帽子，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是非黑白，自有公論，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不是黃色作品，並不能隨着個人的愛惡來亂下斷語，這樣的批評除去引起讀者的反感，對於文藝批評運動一點好處都沒有，如果認為自己掌握了一塊地盤，可以愛罵誰就罵誰，愛捧誰就捧誰，那麼「文藝批評」也成為一個諷刺的名詞了。

最教人感到不滿的，徐速在序文上寫出反對「世紀末的情調」，他偏說「星星、月亮、太陽」就是「世紀末的情調」。徐速說反對「鴛鴦蝴蝶派」。他就罵該書是新的鴛鴦蝴蝶派，這很像村婦罵街，「你是狗」，「你才是狗！」「你不是人。」「你才不是人！」連罵人都拾人餘唾，還談什麼批評？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如此的麼？不是，一百個不是，看過這本書的人大概都知道這本書的主題的可貴，這三個女性都是那樣無私、純潔，犧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別人。最令人欽佩的是亞南爲了愛國家，寧願捨棄私愛而到前綫去，而且因此殘廢了，這是多麼偉大的情操，為什麼蕭鳴君看不到這些，而偏偏將徐堅白的一時感喟，當做主題呢？

這樣的批評態度教人服氣麼？不可否認的，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用作者的心血建

使人注意他。可是恰恰相反，這樣，更教人瞧不起他，同時，也使人瞧不起主謀發表那篇文章的編者。我不是對徐速有何偏袒，平心而論，徐速的作品也不是無瑕可擊，從他每部著作的序文看來，他是個很虛心的文藝工作者，他的作品所以能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而且銷路歷久不衰，一定有他的成功之處，我們不能一口咬定凡是買他書的，都是文化水準很低的。

以目前的作家來說，徐速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作家，他繼「星星、月亮、太陽」出版的「櫻子姑娘」，比從前更進一步，最近的「得集」和「心窗集」也都是很嚴肅的作品。

文藝批評家對於作品的批評態度，有缺點，應該向他提出，有優點，也應該對他鼓勵，這樣才是正確的。

如果只是一味亂罵的批評，那是自棄於讀者，讀者並不會因別人的一褒一貶而盲目隨和，說不定他會抱着懷疑的態度，將原著再對照一下，如果「批評家」說的是花言巧語，有意中傷，惡意詆毀，可能為讀者更為鄙棄。

最後，我要請文藝工作者，包括文藝刊物的編者注意，我們要正視這種現象，我們一方面要嚴密注意那些掛着文藝批評招牌而暗箭傷人的偽批評家，為了整肅文藝界的敗類，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來主持公道，申張正義。

遺

產

VIRGINIA WOLF 著
張曼儀 譯

基路拔·格蘭頓看着那行字：「給西茜·米拿。」他太太的會客廳裏，小桌子上狼藉着指環別針等，他拾起那珍珠飾針，只見上面寫着：「給西茜·米拿：安芝娜贈。」

安芝娜就是這樣，還惦记她的秘書西茜·米拿。基路拔又一次想：真奇怪，她留下的東西，安排得好好地——每個朋友都有點小禮物，就像她預知死期到了。可是六個星期前那天早上，她離家外出時，身體蠻強健的；她從皮加地利行人路的邊欄踏出去，給車撞死了。

他在等西茜·米拿。他請了她來。他們相處這許多年了，在情在理，他這欠負她這紀念品的。坐在那裏等待着，又想起了：是的，真奇怪，安芝娜留下的東西，安排得好好地。每個朋友都有點小小的紀念品。每隻指環，每條項鍊，每個小中國盒——她有嗜小盒子之癖——上面都寫上名字。每件東西都觸動他的記憶。這個是她給他的；這個——瑋質的海豚，鑲着紅寶石眼睛——是她在威尼斯的後街，偶然攫取到的。還記得她喜悅地輕叫。她當然沒有留給他甚麼特別的東西，除非是她的日記吧了。十五本小冊子，套上青色的皮套，就排列在後面她的書桌上。他們結婚之後，她一直都有寫日記。他們絕無僅有的——這不能叫吵嘴，算是小鬧扭吧——就是爲了那日記。當他走進來，正值她寫日記時，她往往把簿子合上，或許把手放在簿上。「不，不，不，不，」就會聽到她說：「不許——待我死了以後。」那麼，她就日記遺留給他了。她生前唯一沒有向他公開的，就是這日記了。他總以爲她定必比

他活得久。那天只要她稍稍停一下，想想自己在做甚麼，她今天還會健在。但她一直踏出了行人路。審訊時，汽車司機是這樣說的：他來不及煞掣……想到這裏，思潮給腦子裏的聲音打斷了。

「先生，米拿小姐來了。」女傭說。

她走進來。他從沒有單獨跟她見面，當然也沒有見過她流淚。他非常之悲痛，這也怪不得，安芝娜之于她，豈止僱傭關係，不啻朋友深情呢！他一面拉出椅子招呼她坐下，一面想：她不過是她那種女人中的一個，不見得有甚麼出色的地方。世上有成千成萬的西茜·米拿——穿着黑衣，挽着隨從員的手提包，乏味的小女人。但安芝娜這天才的慈悲大家，卻從她身上發現各式各樣的品質。她是最慎重的人；這麼沉靜，這麼可信賴，甚麼事情也可以告訴她，等等。

米拿小姐起初不能講話，坐在那裏用手帕抹眼睛。後來努力控制自己。

「格蘭頓先生，對不起。」她說
他呢喃着。他當然明白啦。自然是這樣的，他也知道太太一向對她很好。

「我在這裏多麼快樂，」她說，望一下四周，眼光落在他後面的書桌上。這是她們工作的地方——她和安芝娜。身為名政治家的太太，安芝娜也有她份內的工作。在事業上，她最好的賢內助。他常見她和西茜坐在那桌子前面，她口噙着，西茜便打出信件。不錯，米拿小姐也在想這些事情。現在他只要把太太遺下的飾針交給她便足了。這飾針似乎是不很合適的禮物。留給她一

筆款子，甚至是那打字機還好。但飾針就放在那裏——「給西茜·米拿：安芝娜贈。」便拈起飾針交給她，同時說了準備好的短短的講詞：他知道她會珍惜它的。他太太常戴這飾針……她接了它，就答道：她會永遠珍重它；好像她也預備了講詞似的。她想她也許有別的衣服，可以襯這珍珠飾針的。她正穿着小小的黑外套、黑裙，好像秘書這一行的制服似的。接着他記起——她在守孝，她也有自家的傷心事——她的愛兒死了，比安芝娜早一兩個星期死的。出了什麼意外，是嗎？他記不起來——只是安芝娜告訴過他，安芝娜這天才的慈悲大家，却爲此非常煩悶不安。這時，西茜·米拿已站了起來，穿上手套。顯然這覺得不應該再打擾人了。但他還沒有提及她的出路問題，不能就讓她離去。她打算怎樣？他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她嗎？

她凝視着桌上，那裏是她的打字機，她坐過的地方，那裏放着日記簿。她陷在回憶之中，對於他提議幫助她的話，沒有立刻回答，好像一時聽不懂的樣子，他便再問一次：

「米拿小姐，妳打算怎樣？」

「我打算怎樣？這沒有問題，格蘭頓先生。」

她情急地叫喊：「請不用替我操心。」
他以為她說不需要經濟上的幫助，這方面的建議，還是用書面提出的好。他跟她握手時只能夠說：「米拿小姐，記着：如果我可以在那一方面幫助妳的話，我是樂於……」然後他打開門。她出了門口，剎那之間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她停下來。

「格蘭頓先生，」她說，第一次直視他，第一次他覺得她的表情很特別：眼光充滿同情卻又銳利。她繼續說：「不論在什麼時候，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幫助你的話，記着，爲了你太太的緣故，我是樂於……」

說完這話，她走了。她的話，她說話時的目光，是他意想不到的。差不多好像相信或者希望

他會需要她。他走回椅子時，忽然生出怪想。會不會這多年來，他從沒有怎樣注意她，而她却如小說家所謂種下情根呢？他經過鏡子時，看到自己的反影，雖然上了五十歲，鏡中的人影，依舊風采非凡。

「可憐的茜茜·米拿！」他半笑地說。他多麼願意把這笑話告訴他太太！他直覺地抬起她的日記。隨手翻開一頁看：「基路拔好看極了……她好像回答了他的話。當然她好像說：你很難吸引女人；茜茜·米拿當然也感覺到。他繼續看下去：「有這樣的丈夫，我多麼榮幸啊！」他常就慶幸自己有這樣的妻子。多少次，當他們在外面吃飯時，擁桌而坐，望着她，就告訴自己：她是這裏最可愛的女人！他繼續看下去。那年他首次競選國會議員，他們巡遊自己的競選區。「基路拔坐下時，掌聲如雷，全體聽眾站起來唱歌，歌名是：『他這個好人』，我激動得不得了。」他也記得那天坐在台上，她坐在自己身邊，眼含著淚，投給他深情的一瞥。此情此景，彷彿如在目前。以後又怎樣？他再翻着日記。他們去了威尼斯，還記得選舉後渡過那愉快的假期。「我們在佛羅維蘭斯吃冰。」他笑了。她還是那麼孩子氣；就愛吃冰。「基路拔告訴我威尼斯的歷史，很有趣。他告訴我那些德敘斯……」她像一個中學生似的，把這些統統記下了。和安芝娜一起旅行很有趣，她是那麼好學。她常說自己多麼無知，好像這不是她吸引人的地方。然後——他打開第二冊——他們回到了倫敦。「我多麼希望給人一個好印象。我穿上了嫁衣裳。」彷彿看見她坐在他上司愛德華公爵的身邊，這難以接近的老人，漸漸給她攻破了。他很快地看下去，零星片斷的記載，使他想起一幕又一幕的往事。「在下議院進晚餐……赴立富高路富斯的晚會。L女士問我曉不曉得作為基路拔的妻子，有什麼責任？」一年光漸漸過去——他從書桌上抬起另一本——他漸漸一心一意只願工作。她許多時只得

強忍孤獨……他們沒有孩子，她顯然深以為苦。他讀到一段：「我多麼希望替基路拔養個兒子！」真奇怪，他自己從未引以為憾。生活是如此美滿，如此豐富。那年他在政府當了份小差事。不過是份小差事吧了，她却下了這樣的評語：「如今我確知他會做到首相的！」唉，如果事情生了變化，他也許真個可以做到首相。看到這裏，他停下來推想事情也許會變成怎樣。政治有如賭博，這場遊戲還未完結，不會在五十歲完結的。他很快地翻閱下去，字裏行間，寫下了她的生活，就是那些無關重要的日常瑣事。

他抬起另一冊，隨便翻開：「我真是個弱者！又錯過了機會。但他已如此忙碌，我還把自家的小事讓他傷腦筋，好像很自私似的。而且我們晚上也難得單獨在一起。」這是什麼意思呢？噢，這裏就有解釋——是關於她在東邊的工作。「我鼓起勇氣，終於跟基路拔談過了。他是這麼仁慈，這麼和氣，沒有反對。」他記得那次的談話，她說覺得很懶散，很沒用，想做點工作，想做點事，幫助別人——他記得她正坐在那一張椅子上，說話時雙頰緋紅，嬌羞得那麼可愛。他擲揀了一陣：要照顧他，照顧這家，還說沒事可做？雖然如此，如果她高興的話，他當然不反對了。什麼啦？是那個區域？那個會？只要她答應別過份辛勞便是。以後好像每逢星期三，她便到惠集堡去。記得那些日子，她穿的衣服很不好看。但她似乎很認真地工作。日記上滿是這類事情：「看過了鍾士太太……她有十個孩子……丈夫因為意外事，弄斷了手臂……我已設法替莉莉找工作。」他跳過許多字句，看下去。日記上提起他的次數少了，他的興趣便減低了。有些記載，簡直使他摸不着頭緒。例如：「跟B.M.熱烈地爭辯社會主義問題。」B.M.是誰？他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大概是會裏的女朋友吧。「B.M.猛烈地攻擊上層階級……開會後我跟他一塊兒走，我想使他了解。他却這麼思想狹窄。」B.M.

原來是個男人——無疑是白命「智者」之流，像安芝娜說那麼兇，那麼狹窄的人。她大概邀請他來坐。「B.M.來吃晚飯，他跟美尼握手！」這驚訝的語氣，扭轉了他腦海中的圖畫。B.M.似乎不慣使用女傭。他跟美尼握手呢！他大概是那種貼貼服服的工人，專愛在女人的客廳裏大發議論。基路拔很熟悉這種人，不管B.M.是誰，基路拔就不喜歡他。「和B.M.遊倫敦塔……他說革命快要來了……他說我們活在『愚人的樂園』。」這正是B.M.所說的話——基路拔彷彿聽到他說，清楚地看見他：肥短的個子，參差不齊的鬚鬚，紅領帶，一身軟呢衣服，從沒有老老實實地幹過活。安芝娜定然看透了他們吧？他繼續看下去：「B.M.說——的壞話。」那名字給她小心地劃了去。「我告訴他不能再聽他恣意攻擊——」那名字也是塗去了。會不會是他自己的名字呢？所以當他走進來時，安芝娜就匆忙地日記合上？他愈討厭B.M.了。他竟敢胆敢在這房子討論他。為什麼安芝娜從沒有告訴他呢？她生性坦白，從來不愛瞞隱的。他翻着日記，專揀有關B.M.的來看。「B.M.告訴我他童年的故事。他母親替人燒煤炭……一想起這些，我簡直受不了這奢侈的生活……三個基尼一頂帽！」她只要跟他討論一下，便可以解決了，儘管自己在胡思亂想，她小小的腦袋不能了解這些問題的。他借書給她：「馬克斯」，「革命先聲」等等。滿紙都是，B.M.B.M.這兩個字，為什麼不把整個名字寫出來？用簡稱很有熱不拘禮，就不像安芝娜一向的作風。她當面也叫他B.M.的嗎？他看下去：「晚飯後，B.M.不速而至，幸虧只有我一人在家。」這不過是去年的事。「幸虧——」為什麼說「幸虧」？——「只有我一人在家」。他昨晚去了那裏？他在約會簿上查查那日期。那是大廈行聚餐之夕。B.M.和安芝娜便單獨過了一晚！他試回憶那晚的情景。她有沒有等他回來？房裏一切如常嗎？桌上有杯嗎？椅子拉得近嗎？

？他什麼也記不起——真的什麼也記不起，除了他在大廈行的演詞。一切變得這麼費解；他太單獨，接見一個陌生男子，或許下一冊可以解答他的疑難。他連忙拿起最後一本日記——她死時還未寫完的一本，第一頁就是那該死的人。——單獨和B.M.吃晚飯——他激動得很。他說是我們互相了解的時候了。我着他聽我說，他却不肯。他說：「如果我不答應，他便迫於……」以下就刪去了。通篇寫滿了一埃及、埃及、埃及等字在上面，他一隻字也看不出來，只能推測：那混蛋在同他求愛。單獨在他的房間！熱血湧上了基拔的臉孔。他急忙翻下去。她怎樣回答他呢？她不再寫「M」二字，如今只稱「他」吧了。「他又來了。我告訴他不能決定……我請他離開我。」他竟強迫她，就在這一所屋子。但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呢？她能有片刻的猶疑？然後：「我寫了封信給他。」然後就是許多空白的頁子。跟着就是：「沒有回信。」然後又是許多空白；然後是：「他實踐了先前的許諾。」然後——然後又怎樣呢？他一頁又一頁地翻着。都是空白的。然而在她去世的一天，日記上寫着：「我也有勇氣這樣做嗎？」這就完了。

日記簿滑到地上了。基路拔彷彿看見她在面前。她站在皮加利的行人道上，瞪着眼，緊握着拳頭。這邊車子來了……

他受不了，他要明真相，逕自走到電話旁。「米拿小姐！」一陣沉默之後，他聽到房子有人走動。

「我是茜茜·米拿」——終於聽到她的回話。「B.M.是誰？」他大發雷霆。

他聽到她壁爐架上那廉價的鐘「得搭」响；然後是一聲長嘆，最後她說：「他是我哥哥。」他問她哥哥，那自殺的哥哥。他聽到茜茜·米拿問：「我可以解釋點什麼嗎？」

「沒什麼！」他喊着：「沒什麼！」

他已承受了留給他的遺產。她把真相告訴他了。她走出馬路去，爲了跟愛人重叙。她走出馬路去，爲了逃避他。

悲劇年代

周喚

卸下二十世紀繽紛的衣衫，塗一身黑炭，一身的色彩，你來到這遠古的河堤上，迭忙地，燃起原始的情感火燄，伴和遠處島上夜的篝火。

於是你復戴上奴隸的枷鎖，重披上一份奴隸的哀慟，回復遙遠的悲劇年代，再過一次原始奴隸的生涯。

聚臨了，都聚臨了！

原始年代的苦難同伴；

在絕望的夜晚，

在映着殷紅如血的火光裏，

狂猛地吶喊着，跳一個莊嚴的舞

跳出祖先的驍勇，以及深遠的死亡底冷酷。

「啊！這些日子，這些日子，總是這麼晦暗的！來吧，伙伴們，再來！」

刻下有浪濤滑冰的圓舞曲，有拂堤的大風琴獨奏，和夜林蕭蕭的旋律……

「那麼就從瘋狂的戰士舞，從搖盪曳擺的土風舞，從顫慄而莊重的祭禮，然後詛咒，然後緘默，然後祈禱和祝福。」

終於歇了，原始的狂歡，奴隸的夜晚，在冰窖地層的時刻，酋長攤開雙臂，淒楚地，向星天，向遠方……

陳述一個永恆悲劇的年代，一個擁抱不幸和死亡的記憶。

火盜

白堊

當夜圓寂，風不吼，這一夜的潮來和潮去，彷彿衝着生命的烈火，狂熾地亮澈了每一顆不寐的心靈。

振屠神之矢，東方的兄弟射九日

怒裂混沌之宇，衝強熱的鐵壁

震九球而墜爲赤之光雨

暴君倉皇失色，化驕傲與喧嘩爲顫抖

抽搐光之翅，投洶湧的九洲以俱亡。

而西方碧瞳金髻的我
仍盤坐在專橫的獨夫之旁
此一念於靈裏燃燒血之火舌攻我
遂推座拂袖而起

我豈是豢養的獵犬和鷹
人類之驕者，我將嘶嘶而矗立於羣崖。

我是賊，可怕的天譴之石圍
無法困我心之矛戟及意之刺箭
遂以鐵筆搖銅鑄的天庫

流火繽紛，萬年的黃金之城堡遂破
雲湧泉躍龍騰鳳快冰山溶蛇蛟俱驚
而聽者，我手中有火，我是盜，我不懼天譴

我叛衆神。

怒投光之乾坤於崖下，文明自我指際溢出
以火想，我感智慧之白熱，
躍時間之巨流，放思而下
鼓聲起處，濃霧沸騰
集塵沙萬里的哀號
我見二十世紀的蕞狀雲。

以火想，我將不朽
我咯咯而笑，我舉烽火
我豈真是搖撼神宇的狂徒？



—21—

寄回幾個錢，對於早年失學沿街跟隨老爹喊賣豆腐的他來說，在晚間能補習一些兒功課，更是莫大的理想，怎知道來到這裏坐冷板凳，那才一個沒意思。

「你們知道做雜工的要不要請人？我真喜歡和你們在一塊呢！」他誠懇地向大家問。

「這又何必你去勞神，一切有你舅公作主意的意思，不等火生的反應，就帶頭出門忙著工作去了。」

「明天再對舅公說去，無論如何半份雜工都好，工錢少一點也不要緊。」火生想過一趟，很樂觀的拿起一面鏡子，邊身上下打量起來。

昨晚睡得不很好，火生醒來時窗外的陽光已爬在床頭邊，一個專司行走的雜役恭敬地站在房門口對他說：

「朱先生，早安！經理先生請你到『烏必』去一趟。」

「你說，是舅公叫我嗎？」火生幾乎是跳着起來的。

「是經理，朱先生。」

「對啦！你知道是甚麼事？」

雜役搖搖頭。「不知道，他也吩咐我把先生的行李搬到對面財庫樓去。」

火生摸不清是甚麼些玩意，跟着來人走到辦事處，舅公出去了，一個大個子的中年人走過來握他的手，微笑地指着近旁一張空椅子說：

「經理先生吩咐，從今天開始，你就坐在這裏辦公，每月底薪一百五十塊，三個月後增加津貼三十塊，朱先生，請便罷。」

「你，你，你——說些甚麼？」火生昏昏懵懵的追問了一句。証明沒有聽錯後，火生樂得幾乎要把對方擁抱起來。「好呀！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好事！」他想。「書記，月薪一百五十塊，三個月後增加三十塊，按月給家裏寄五十塊，除去

零用，還剩下幾十塊，那麼應該製些衣服，鞋襪，書記有書記的身份，不能像雜工一樣，沒有分別。」他要怎樣地感激舅公提拔的好意，一時間還沒想到妥善的辦法，不過他却暗裏罵自己該死！怎麼好當衆罵舅公老王八！舅婆是婊子？如果傳給舅公知道，那還了得？他一半興奮，一半憂慮。

火生正式上了任。工作雖說不上勝任愉快，但非常輕鬆，那大個子是他的上司，對他非常客氣，除了叫他抄抄文件，點點工人數目，就由他一直在那裏看風景，或者就彼此你一句我一句的聊開天。「大隻佬，你真好！」有時火生很高興，溜口呼出對方的綽號，那個也笑着點頭，沒有半點不樂意。

晚上回到宿舍，自然是另一番情調，睡的不再是繃硬的木板床了，而是綿軟的鋼絲床，鋪着雪白的被單，掛着雪白的紗帳，隨時還有人服侍茶水。同房住的一個同事，火生很快的和他混得火熱，那個懂得許多城市中的享樂玩意，會跳舞、會打牌、會唱貓王，會隨街釘梢女孩子。火生一直稱讚他是天才，尤其當他能順口說出外國女影星的名字，而一點不必猶豫的時候。

火生跟他同進出，看過幾場外國電影，也聽過不少，居然也會批評那女明星鼻子太高，那個臉上有一顆黑痣，那個居然使他神魂顛倒。城市的文明使他不斷的進步，他自承已不再是土頭土的鄉巴佬了。而且爲了表示他的進步成績，就會很內行似的對同伴說：

「密士特李，碧姬巴鐸演的戲很熱情，對不對？」

「耶士！」那個一出口總是充滿異國情調的。

「甚麼？碧姬巴鐸？那個碧姬巴鐸？」

「連那個也不懂？可見我還比你行！」他開心的笑了。

生活充滿樂趣，日子過得蠻有意義，火生有空喜歡對鏡自照，他很欣賞鏡中那個文縐縐的身

段，和那一頭烏油油的亮髮，襯着薄施面霜的元寶臉，斯文中透出高貴的氣派，連他自己也感到肅然起敬來。於是他想到全廠人都對他表示客氣的理由：「目前我是小書記，再過幾年——就十年罷，十年也不過是三十四歲，有舅公在還怕爬不上主任的位置？退一步就算大財庫罷！也許不必十年……」他隱約看見前頭一片亮光，像迎接他似的閃着七彩的顏色。

可早想起舅公，火生自動想到當日作過一場莫逆之交的幾個雜工來。他深切痛恨自己當日怎麼這般糊塗，把舅公舅婆罵給他們聽不算，還說明自己是賣豆腐出身，就連掃溝渠倒馬桶也肯幹的下流貨，這一來他們的眼裏還瞧得起自己嗎？他很擔心，因此見到他們聚在一起談談講講，渾身就不自在，一定要特地裝成無事的样子打從他們身邊經過，偷聽他們談話的內容，就是在工人宿舍裏，他也不忘在門外伸長脖子站上幾分鐘。後來經過証明，從他們的談話裏和眼色中，沒有關係到他和瞧不起他的意思。「哼！他們敢？」火生寬了心，跑起路來也更神氣多了。

工作、吃飯、行街、看戲、喝酒、打麻雀，火生很忙，簡直沒有時間去睡覺，更談不上看書自修了。家裏老頭子也常來信，他從不作覆，等到老頭子問要親自前來找他時，他才忍痛寄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錢，作爲打發冤魂一樣；而且錢還是預支過來的。清閒的工作沒給火生任何真實的補益，惟有用錢的本事有顯著的進展。至於想到日後，日後的高位置不是正在等着他嗎？

過了清明節不久，火生的工作算來剛好滿了三個多月。他歡歡喜喜的等着加薪，却等候到一個非常意外的消息：舅公積勞成疾，經遵從醫生的叮囑辭職出國療病去，新經理不日將要正式上任。全廠上下的人都在交頭接耳，空氣浮泛着一名其妙的緊張。

舅公的去職，對於火生只是感到一種親情上

的惋惜，但他不明白這和其他人有什麼關係。

「火生！」他的上司——那個大個子的中年人就這樣問他，不再表現客氣了。「你有什麼打算沒有？」

「打算？」他摸不着頭腦，想一想，快樂的問：「是不是一個月加我的工錢？」

對方忍了好久，還是嘆一聲笑了出來：「你，你，你真好想頭！我是說，你的舅公

……」

「他麼？他不在這裏算了，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那個搖搖頭，心不在焉似的剝起案頭的花生來。

回到宿舍，火生一眼就看出情形不對勁，鄰房幾個同事都聚了過來，大家都像久病過後似的無精打采，連火生進來也彷彿沒看見。

「密司特李，今晚的戲……」他像往常一樣地向人提示晚上的節目。

「戲你媽的！你才樂啦！」密司特李的口氣從來沒有如此粗鄙。「老朱，你聽到有什麼消息沒有？」

「消息？」火生不明白他們要聽什麼消息，而弄到如此不快樂。

「大隻佬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嗎？」火生羽了眼睛。「他問我有什麼打算？嘿！問得真奇怪。」

「你大鄉里！『必虎』！」密司特李的中西合璧的話又出口了。「他叫你好準備滾！聽到嗎？」

「滾！」火生睜大着眼睛。「我才不信！我還說過這個月起始開加我工錢的？」

「那就等着瞧罷！喝！」

儘管火生不表示相信事情的可能性，但見到每張臉孔的表情和談吐都顯得如此莊重，却也不能不牽強在心裏了。他仔細分析自己可能被滾蛋的理由，算來算去，舅公不在便是天大的理由。他開始感到心寒，不過還存有萬二分的倖倖心理

吹簫者

卓子豪

吹簫者木立酒肆中

他臉上堆集着太平洋上落日的餘暉

眼睛裡儲藏着黑森林的陰暗

神情是凝定而冷靜

他欲自長長的管中吹出

山地的橙花香

他有弄蛇者的姿態

尺八是一蛇窟

七頭小小的青蛇潛出

自玲瓏的孔中

纏繞在他的指間

昂着頭，飢餓的呻吟

是飢餓的呻吟，亦是悠然的吟哦

悠然的吟哦盡滿身的疲倦

柔輾而圓熟的音調

混合着夜的凄冷與顫慄

這是酩酊的時刻

所有的意志都在醉中

吹簫者木立

黃昏 黑三雪

以七蛇吞噬欲吞噬他的慾望
且欲飲盡酒肆欲埋葬他的喧嘩

他以不茫然的茫然一瞥

從一局棋的開始到另一局棋的終結

所有的飲者鼓動着油膩的舌頭

喧嘩着，如衆卒過河

一個不會過河的卒子

每個夜晚，以不茫然的茫然

向曉曉不休的誇示勝利的卒子們

吹一闕鎮魂曲

山消溶了，泛着一片金黃。

腳踢在街頭的孩子，回家晚啦。

牛車的銅鈴响着古老的時光，

銀色的溪流奔湍新生的光華！

農場老爹頻頻向路人道晚安，

說黃昏是安息女神的裸體。

十六歲的小妮子會說黃昏是愛情的象徵，

我却說黃昏是美麗的大墓場！

傢伙真怪，「瞧着罷！」他說，一點好看的表情都沒有。火生不想再跟他說，那朋友在他眼裏已失去了人情味。

「瞧着罷！」火生記得誰說的，却一直平安的快到了月底。

火生的上司大隻佬忽然缺了勤，事前沒有一點預兆，火生還以為他病了，直到位子上出現另一張陌生面孔，他才發覺事情有蹊蹺，一問，原

來已經辭職另有高就。

「可惜，可惜！」回到宿舍還來不及脫鞋子，火生就嚷着對密司特李說。「這樣好的職位也不幹了，你說大隻佬這人神經不神經？要是事前我早些知道……」

「知道？知道什麼？」

「知道他不幹時……」

「他不要幹？人家不要他幹才真！」

「你說麼什？」火生恐怕自己聽錯了。真的！

「唔！」

「不見得罷？」

那個不再回答。這個好動的同事近來已規矩了許多，而且對於火生也逐漸採取疏遠的態度，火生不會發覺這種微妙的轉變，還像以往一樣把他當爲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他繼續表明自己的觀感，或隱或顯的穿插着「野心」的成份。最後，就像被人呵癢了似的怪聲怪氣的笑着。

「朱先生，你的信！」那個專司行走的雜役站在房門口，恭敬的遞過一封信。

大概又是鄉下老頭子寄來的討債單了！火生極不願意接，但還是接到了手，嘴裏一面有氣地問：「那裏寄來的？」

「經理先生叫我送來的。」

「經理？」火生心裏卜地一跳，白了來人一眼，那個趕緊掉頭走開了。

「甚麼信？快拆來看！」密司特李早已把密地把脖子擱在火生的肩膀上，伸出兩指似乎還要幫幫忙。

「你猜！」火生不忙，往後退到牆壁邊，一封未黏口的信箋就攤開在他的兩手上。

「是好消息嗎？」密司特李幾次想過去共同欣賞，又臨時帶住。

像看見好東西似的，火生一直不說話，嘴巴朝向一邊歪着，歪着，眼睛越睜越大，忽然像遇熱的蠟棒似的全身一軟，癱在牆壁上，仰着臉，結里結巴的對着天花板發喊：

「甚，甚麼意思？甚……從明天起，

毋庸到廠辦公！經理室面談！甚麼意思？……」

「我早就告訴過你了，甚麼意思？嘿！到底不差！」密司特李淡淡的應着，一面輕輕取過來

觀看，看了又輕輕塞回對方手裏，然後躡着腳，彷彿怕被傳染似的朝向門外走得飛快。

現在，房子裏只剩下火生一個人了。他接而連三的讀着手中的公函，倒希望是雜役送錯了。但上面明明寫着「朱火生」，沒差錯。「無理！無理！」他悲哀的想着。他要向友好們訴說心中的委屈，要他們主持公道，但誰是他的友好呢？房裏沒有一個人，而唯一知曉他的痛苦的所謂友好，又剛從他的身邊溜開去，他發覺自己原來是孤獨無依的。

飛了！他的前途，他的光榮，他的大財庫和主任！他迷迷糊糊的望着房裏的一切：雪白的紗帳，雪白的被單，柔軟的鋼絲床……片刻中都化成一張張可憎的臉孔，朝他眨着譏笑的大眼。他想避開不顧，但當一閉上眼睛，又像有許多無形的大手壓制着他的胸膛，使他怪覺得難受。睜開眼，有晶瑩的東西在他面前閃閃——原來是眼淚。

「朱先生！朱先生！」

他聽見有人叫，可是連頭不抬起來看一看。他覺得世界上已經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了，除了大量的委屈釀成的悲哀。

「朱先生，在裏面嗎？」叫的人已走了進來，而且似乎不止一個的。

火生萬般無奈的背過臉，「誰呀？」他問。

「我們幾個好朋友。」

「有什麼事？」火生聽出了是一羣給他冷落了的朋友。

「聽說你不在廠裏做事了，我們特地走來看你。」

火生倏地轉過臉孔，嘴脣噙着，像要說點什麼，但只在噙着唾沫。他朝每個人上下打量着，脚下蠻費勁的慢慢走上前，一把握着一個人的手，熱熱的對視，輕輕的搖，然後引着優子一樣的朋友出了房門，冷不防一個轉身突然跑回頭「碰！」房門應聲門得牢牢靠靠，火生俯身就伏在床褥上一動不動。

「朱先生！朱先生！開開門！……」

門外的人喊一聲，床上的火生便不自禁的搖一下肩頭。等到喊聲靜止了，雪白的被單上已濡濕了一大塊。



蕉風月刊

第一〇五期

一九六一年七月號

出版者：

電話：五九五八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電話：五九五八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

訂閱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July 1961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